

尚書孔傳參正

尙書

孔傳參正四

皋陶謨第四

虞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皋陶謨

謨謀也皋陶爲帝舜謀○大傳云皋陶謨可以觀治說文

本紀云皋陶作士以理民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與語帝前皋陶

述其謀案夏紀言禹治水畢帝錫禹伯夷皋陶相與語帝前皋陶

於是太平治故大傳云皋陶謨可以觀治也孫云大戴禮諸志篇

子引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似解幽明庶績咸熙是伯夷爲

虞史官史遷以皋陶方祗厥敘及夢曰夏擊鳴球至庶尹允諧爲

史臣敘事之文則卽伯夷所述語也先謙案孫說是皋陶陳謨伯

夷述語故史記云然否則伯夷二字爲衍文矣冠以曰若稽古

者劉逢祿以唐虞夏初之事皆爲夏史所述故加此四字是也

曰若稽古皋陶

亦顧考古道以言之夫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本

古文同皋陶下屬僞傳謬解說見前○曰若稽古者白虎通聖人

篇何以言皋陶聖人也以目篇曰若稽古皋陶○曰若稽古者白虎通聖人

而能爲舜陳道朕言惠可底行又旁施象刑維明案此亦於曰若

稽古句絕與堯典以此四字發端者同楚辭惜誦王注咎繇聖人

也與白虎通義合書疏引鄭云以皋陶下屬爲句曰允迪厥德謨

是今古文說同若皋陶上屬則下文曰字不可通曰允迪厥德謨

明弼諧迪蹈厥其也其古人也言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謀

同僞傳訓謨明以輔諧其政○曰允迪厥德謨明謬段云帝堯曰放勳此本紀記事之

體也皋陶曰云云此記言之體也僞孔不得其句讀開端便非體

矣○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者夏紀作皋陶述其謀曰信其道德

謀明輔和以故訓代經可證曰字連上皋陶爲句段云史記信其

道德當爲信道其德各本誤倒皮云蔡邕中鼎銘公允迪厥德朱

公叔墳前石碑允迪聖矩陳畱范史雲碑允迪德譽張玄祠堂碑

銘允迪懿德皆以允迪連文段說是也孫云釋詁繇道也禹曰兪

明成也繇即由道亦導言信由其德則謀成而輔和矣禹曰兪

如何然其言問所以行○禹曰兪如何今文與古文同○禹曰兪

陳道帝舜之前淺略未極禹問難之淺言復深略皋陶曰都慎厥

指復分蓋起問難此言說激而深切觸而著明也

身修思永厥身修思永也慎修其身思爲長久之道○皋陶曰都慎

永者夏紀作皋陶曰於慎其身修思永此省約其文以慎厥爲句修

書元紀永光四年詔曰慎身修永此省約其文以慎厥爲句修

思永爲句慎身猶謹身自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修其

修必思永久言不懈也

身厚次敘九族則眾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勵翼戴上命近可推而

遠者在此道○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今文與古文同

惇一作敦敘一作序僞孔訓庶明爲眾庶皆明其教謬○惇敘九

族者漢書平紀元始五年詔曰昔堯睦九族舜惇敘之韋昭國語

注謂若惇敘九族並作惇敘蓋夏侯本如此惇一作敦敘一作序
者夏紀如此王莽傳書不云乎惇序九族三國蜀志先主上書漢
帝曰在昔虞書敦敘九族表於漢帝曰敦敘九族蓋歐陽本○庶
明勵翼者蜀志先主上書漢帝曰庶明厲翼裴注引鄭云厲作也
厲作釋詁文夏紀作眾明高翼以故訓代之庶眾釋詁文淮南修
務訓高注厲高也段云厲作勵衛包所改也據書疏僞孔訓勉勵
王訓砥礪古皆作厲無作礪勵者厲本旱石引申爲勉厲意孫云
據史公說堯典明明此庶明當爲眾貴威禮文王世子鄭注翼助
也文選西都賦注引薛君章句云翼附也○邇可遠在茲者夏紀
作近可遠在己以故訓代經集解引鄭云次序九族而親之以眾
明作羽翼之臣龔驥上此政由近可以及遠也案釋詁茲已此
也故史公易茲爲己鄭訓茲爲此孫云經言謹身睦族貴近附助
則道德可以禹拜昌言曰兪拜昌言曰兪今文與古文同昌一作
自近及遠也禹拜昌言曰兪拜昌言曰兪今文與古文同昌一作
謙一作作黨○禹拜昌言曰兪者夏紀作禹拜美言曰然以故訓代
經說文昌下云美言也中論責驗篇曰禹拜昌言三國吳志評曰
或拜昌言釋詁昌當也郭注引書曰禹拜昌言昌一作謙者孟子
公孫丑篇禹聞善言則拜趙岐注引尚書曰禹拜昌言昌一作謙引
云益稷禹拜昌言偶傳亦釋昌爲當釋文當丁浪反本亦作謙引
李登聲類謚言善言也文選班固西都賦謚言宏說李注引字林
謚言美言也音黨班蓋用今文尙書一作黨者逸周書蔡公解拜
手稽首黨言荀子非相篇博而黨正注謂直言也張平子碑黨言
允諧劉寬碑朝克忠謚又云對策嘉黨可見漢人謚黨通用蓋古
止作黨漢人或加言旁故說文不收而聲類字林收之昌黨音義

並同如閩闔揚雄賦作閩闔鼓聲不過閩闔即鑿字可證字林訓
讓亦是美言然則昌本字黨借字也陳云作讓黨者夏侯本也歐
陽本但作昌皮云漢書敘傳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讓言又
述董仲舒云讓言訪對爲世純儒班用夏侯尚書陳說是也
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歎修身親親之道在知人所信任在能安
文同○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者夏紀如此都作於故訓字孫
疏云民人散雖義通對宜有別引此經文漢書薛宣傳亦引之皋
陶既以修身睦族告禹又言此者宗族貴戚人才不一務在知而
器使之民眾在下在徧禹曰吁威若時惟帝其難之言帝堯亦以
安之其政乃可及遠也禹曰吁威若時惟帝其難之言帝堯亦以
難故曰吁○禹曰吁威若時惟帝其難之今文與古文同一作惟
帝難之○禹曰吁威若時惟帝其難之者夏紀如此威若時作皆
若是以故訓代經鹽鐵論論誹篇皋陶對舜在知人惟帝其難之
白虎通封公侯篇引尙書曰惟帝其難之一作惟帝難之者漢書
武紀元符元年詔曰朕聞皋陶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
之後書虞延傳顯宗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據才高卓異者則謂
篇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故也夫虞舜不易知人而世人自謂能
有然而難之獨有難者之故也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又答佞篇書曰
知賢者誤也又是應篇經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又答佞篇書曰
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虞舜大聖驩兜大佞大聖難知大佞何易之
有引經皆無其字蓋三家文異皮云惟帝其難之乃禹所言而武
帝詔鹽鐵論並以爲皋陶對禹者蓋以其在皋陶謨中卽以爲皋

陶言不加分別如漢人引用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

論語皆以爲孔子之言也之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今文與古文同哲一作慤○知人則哲

則哲能官人者夏紀如此哲作智故訓字漢書薛宣傳谷永疏曰

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皋陶曰知

人則哲能官人王莽傳陳崇張竦稱莽功德引書曰知人則哲後

漢楊秉傳秉上疏曰皋陶誠虞在於官人哲一作慤者漢書五行

志引知人則慤能官人顏注慤智也能知其材則能官之所以爲

智也說文哲或作慤蓋三家異文作慤○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者

夏紀如此後漢順帝紀詔曰書稱安民則惠黎民懷之風俗之道必存考黜是

柔遠和邇莫大宜人宜人之道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

以皋陶對禹貴在知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風俗之道必存考黜是

通過譽篇歐陽欽引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風俗之道必存考黜是

乎驩兜倭人亂真堯憂其敗政故流放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

能惠何憂乎驩兜倭人亂真堯憂其敗政故流放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

文與古文同一無次句傳以巧言令色屬其工是甚佞即其工也又以甚佞爲有苗驩兜自相違異其謬如此○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王者夏紀如此令色孔王作善色佞人以故訓代經王佞釋詰文一無次句者淮南修務訓引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驩兜何遷有苗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無下何畏乎句論衡答佞篇云驩兜大佞恢國篇云三苗巧佞之人是今文說以巧言令色孔王即指驩兜有苗言之不以佞人爲其工史記集解引鄭云禹爲父隱故言不及蘇書疏引馬同是古文說以巧言令色孔王即指共工白虎通五行篇父爲子隱何法水之藏火也子爲父隱何法水逃金也聖人法天則爲父隱者天道非私也四凶爲三故云不舉陶曰都亦行有九德言人性行及縣也是鄭義仍本之今文說舉陶曰都亦行有九德有九德以考察眞僞則可知○舉陶曰都古文也今文都下富有僉字亦行有九德今文與古文同○都下有僉字者夏紀作舉陶曰然於可證○亦行有九德者夏紀如此孫云亦行舊說爲掖行玉篇亦臂也今作掖書云亦行有九德顧野王晉人或引舊說也行者師氏以三德教國子鄭注在心爲德施之爲行行謂寬柔愿亂擾直簡剛彊之行九德謂秉立恭敬教溫廉塞義之德所以扶掖九行

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載行采事也稱其人有德必言其人有德今古文有德上並無人字乃言曰載采采今文與古文同○今文無人字者夏紀作亦言其有德古文無人字者段云唐石經每行十字獨此行其有德乃言曰載采采止九字諦視有德二字初刻三字人字居首波撇可辨是亦言其人有德唐時有此本

唐元度覆定石經刪人字重刻今注疏本乃沿襲別本也唐石摩
去重刻者多同今本獨此與今本異○乃言曰載采采者夏紀作
乃言曰始事以故訓代經書疏云薦舉人者稱其人有德欲上
用之必須言其常行某事某事以為有德之驗義當然也孫云載
為始者釋詁哉始也載同哉采為事亦釋詁文論衡答佞篇云唯
聖賢之人以九德檢其行以事效考其言行不合於九德言不驗
於事效人非禹曰何禹問九德品例○皋陶曰寬而栗性寬弘而能
賢則佞矣禹曰何禹問九德品例○皋陶曰寬而栗性寬弘而能
曰夏紀無孫云六字或今文本無或史公節省經文未詳○寬而
栗今文與古文同栗一作慄○寬而栗者夏紀如此栗一作慄者
衡方碑作寬慄孫云柔而立文同○柔而能立事○柔而立者夏紀如此孫云柔
寬綽近緩而能堅栗柔而立文同○柔而能立事○柔而立者夏紀如此孫云柔
順近弱而願而恭○願而恭者夏紀如此段云謹愿之人多不能
能對立而願而恭○願而恭者夏紀如此段云謹愿之人多不能
供辦能治之人多不能敬慎德與才不能互兼也史記恭亂而敬
敬字不作其即堯典允恭象恭可證此今文勝於古文○亂而敬
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敬○亂而敬今文與古文同○亂而敬者夏
紀作治而敬亂治故訓字釋詁亂治也孫云治事多能而能敬慎
擾而毅教順也致果為毅○擾而毅今文與古文同○直而溫正
直而氣溫和○直而溫今文與古文同○直簡而廉性簡大而有
而溫者夏紀如此孫云梗直不撓而能溫克直簡而廉性簡大而有
廉今文與古文同○簡而廉者夏紀如此孫云簡大似放而能廉
約釋詁簡大也釋名廉敎也說文廉仄也義似相反段云中肅簡

而文溫而理鄭注猶簡而辨直而溫也案剛而塞剛而實塞○
此用尚書廉作辨未詳豈鄭本有異與剛而塞剛而實塞今文與
古文同古文一作剛而塞○剛而塞者夏紀如此塞作實故訓字
孫云剛者內往而能充實古文一作剛而塞者夏紀如此塞作實故訓字
虞書曰剛而塞段云作塞者壁彊而義無所屈撓動必合義○彊
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作塞也彊而義無所屈撓動必合義○彊
而義者夏紀如此王引之云詩傳義善也謂性發彊而又能良善
也孫云此似相反而實相成五行生剋之用聖人法陰陽以治性
情之學也先謙案書疏引鄭云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
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下相協乃成其德又云鄭連言之寬謂
度量寬宏柔謂性行和柔擾謂事理擾順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柔
克也愿謂容貌恭正亂謂剛柔治理直謂身行正直三者相類即
洪範云正直也簡謂器量凝簡剛謂事理直謂身行正直三者相類即
者相類即洪範云剛克也而九德之次從柔而至剛也惟擾而毅
在愿亂之下耳其洪範三德彰厥有常吉哉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
先人事而後天地與此不同彰厥有常吉哉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
政之善○彰厥有常吉哉今文與古文同○彰厥有常吉哉者夏
紀作章其有常吉哉彰章字同厥其故訓字後漢鄭均傳元和元
年詔云書不云乎章厥有常吉哉其賜均義穀各千斤注云章明
也吉善也言為天子當明其有常德者優其廩餼則政之善也疑
今文義書疏引鄭云人能明其德者行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
意謂自明之與上說異易象上傳君子以常德行說文吉善也日
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宣布夙早浚須也

之須明行之可以爲卿大夫○日宣三德今文與古文同夙夜浚
明有家古文也今文作蚤夜翊明有家○日宣三德者夏紀如此
書疏引鄭云三德六德皆亂而敬以下之文孫云是以三者爲簡
剛強三德○蚤夜翊明有家者夏紀如此○日宣三德者夏紀如此
也翊明重言之猶無選之皇暇也皮云華嚴經音義七十四引尚
書大傳翊輔也似解此經之傳則今文作翊是其政與史記文合乃今文
輔與段不同蔡邕文烈侯楊公碑翊明其政與史記文合乃今文
作翊之明證史記於夙夜經寅夙夜出入朕命皆不作蚤夜此乃
今文尚書本文非故訓字也書疏引馬云浚大也此古文說孫云
釋言宣猷也周語劉康公曰宣所以教施也方言浚敬也釋詁明
成也明又與孟通故孟諸即明都釋詁孟勉也方有言浚敬也釋詁明
臣春官家宗人鄭注家謂大夫所食采邑翊與翼同亦敬也采地以
浚爲大者釋詁大也浚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日嚴祇敬六德亮
與駿同大明謂大勉也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日嚴祇敬六德亮
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爲諸侯○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
古文同亮采有邦古文也今文作亮采有邦○日嚴祇敬六德亮
夏紀如此祇作振通用字段云般庚震動萬民石經作祇動柴誓
祇復之無選治民祇懼魯世家作振復振懼皆祇振通用之證內
則祇見孺子注云祇或作振釋文嚴如字馬魚檢反段云經典多
嚴儼不分如無選嚴恭馬作儼論語儼然人望而畏之本又作嚴
孫云詩傳儼矜莊貌說文嚴下云教令急也釋詁祇敬也祇敬重
文者無逸云嚴恭寅畏亦皆敬不嫌重文說文肅下云持事振敬
也振敬猶祇敬此六德鄭意以爲亂而敬至彊而義之文○亮采
有國者夏紀如此古文邦今文多作國不關避諱說見前集解引

馬云亮信采事
也皆釋詁文
翁受敷施九德咸事俊父在官
六之德而用之以

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如此則俊德治能之士並

在官○翁受敷施九德咸事俊父在官今文與古文同又一作艾

○俊父在官者夏紀如此敷作普故訓字孫云孟子萬章篇趙注

普徧也敷普音義同釋詁翁合也詩傳敷徧也莊子釋文引馬注

云施用也言合受三六德之人徧用之說文事職也咸事言皆任

職漢書王尊傳三公與五常九德是謂下文俊父也皮云後漢楊

震傳方今九德未事班固薦謝夷吾云行包九德蔡邕太傅胡公

碑九德咸修陳太邱碑兼資九德汝南周巨勝碑備九德廬江太

守范式碑九德靡爽並屬臣下言東觀書章帝初卽位賜東平王

蒼書曰朕夙夜伏思念先帝躬履九德魏受禪碑九德既該疑今

文家有以九德屬君德者○俊父在官者夏紀如此鹽鐵論論衡

後漢楊震楊賜傳同史公王充楊氏父子皆習歐陽尚書蓋歐陽

本作父又一作艾者漢書谷永傳永對曰經云九德咸事俊父在

官未有眾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孫云釋詁艾長也歷也郭注艾

長者多更歷俊艾言大臣耆老也漢書孔光傳詔曰誣謬大臣令

俊艾者久失其位又云今年耆有疾俊父大臣惟國之重是俊爲

大艾爲老也周語耆艾修之章昭注師傳也皮云今文父多作艾

漢碑亦多作艾樊敏碑書載俊艾李孟初碑劉俊字叔艾王褒聖

主得賢臣頌俊艾將自至是俊父字作艾之明證作艾者蓋用夏

侯本書疏引馬鄭云才德過千人爲俊百人爲豪馬鄭以才爲才

爵國篇萬人曰英千人曰俊百人曰傑十人曰豪馬鄭以才爲才

德者望文生義也百人爲父之文未見出典江云宣顯亮相也日

顯著其三德早夜敬明其德於家者謂未仕者也日益儼然敬行
六德以相事於國者謂已仕者也合受而用之以數施政教使九
德之人皆任事則在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
官者皆俊乂之士矣百僚師師百工惟時今文與古文同百僚師
非百僚師師百工惟時今文與古文同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者鹽鐵論刺復篇中論譴交篇引如此鹽鐵論云尚書曰俊乂在
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任其事則官治
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凡是也
中論云其爵之命也各隨其才之所宜不以大司小不以輕任重
故書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此先王取士官人之法也孫云公卿
謂俊乂大夫謂百僚百工惟時也師師相師法也見漢書敘傳高
平師師注引鄧展說西京賦薛注荀子致仕篇耆艾而信可以爲
師謂師法俊乂也百僚二句夏紀說爲百吏肅謹詩傳工官也釋
詁肅肅敬也師肅聲相近楚詞王逸注謹善也時亦訓善義同皮
云漢官舊儀云漢拜丞相御史大夫皇帝延登親詔之皆曰朕鬱
於大道獲保宗廟兢兢師師則師師與兢兢義近故史公訓爲肅
蔡邕薦皇甫規表臣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凝成也言百官皆撫順
聞唐虞以師師咸熙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凝成也言百官皆撫順
撫于五辰二句今文無微僞傳凝成用鄭說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者釋文凝馬云定也書疏引鄭云凝成也孫云楚詞王逸注撫循
也詩傳辰時也禮運播五行於四時故五時謂之五辰白虎通
五行篇土王四季各十八日合九十日爲一時後漢東平王蒼傳
有五時衣各一襲是也淮南高注凝正也言循四海以正庶事卽
明堂月令之政也廣雅釋詁凝定也中庸鄭注凝成也段云羣經

音辨云冰古文尚書凝字案此所謂無教逸欲有邦不為逸豫貪
古文尚書即宋次道王仲至家本也無教逸欲有邦欲之教是有
國者之常○無教逸欲有邦古文讀如此今文無教佚欲有邦
下屬一作無教逸遊一作亡敖佚欲○無教逸欲有邦者玉篇人
部佚下引書曰無教佚欲有邦佚豫也顧引古文尚書今文作無
教佚欲者夏紀作毋教邪淫奇謀以故訓代經段云無作毋者今
文多用毋古文多用無孫云佚為邪淫者方言佚淫也故云邪淫
欲為奇謀者古文欲或作猷猷猶一字禮器注引詩匪革其猷詩文
王有聲猶作欲猷欲聲形相近釋詁猷謀也故云奇謀一作無教
逸遊者猷又與遊通師氏貴遊子弟注杜子春云遊當為猶後漢
陳蕃傳蕃疏云故皋陶戒舜無教逸遊周公戒成王無桀于遊田
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後漢紀陳蕃上書云皋
陶誡舜曰無敢遊佚即後漢書所載疏敢是教之誤遊佚又佚遊
倒文謝承後漢書云陳蕃諫桓帝曰故皋陶戒帝無敢遊亦即此
疏蓋今文說以逸遊為敢遊漢書韋賢傳諫詩曰邦事是廢逸遊
是娛引此經也一作亡敖佚欲有國競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舉陶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國競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顏注言
有國之人不可傲慢逸欲但當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機也敖讀
曰傲陳云亡與毋無同佚與逸同幾者機之省文機謂發動所
由也教作敖亦三家異文皮云有國當屬下讀顏斷句非是競
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業業危懼幾微也言當戒懼萬
古文也今文邦作國幾作機○邦作國幾作機者漢書王嘉傳如
此引見百官公卿表相國丞相助理萬機段云魏晉南北朝用萬

機字皆從木旁文選典引李注引尙書同皆用今文書疏引馬云
一日二日猶日日也孫云釋訓兢兢戒也業業危也易繫辭云幾
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曠空也位非其
也本或作吉凶之先見者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曠空也位非其
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今
文與古文同無一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此說經意也風俗通過譽篇
夏紀云非其人論爵祿篇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後漢
尙書無曠庶官中論書稱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
馬嚴傳嚴上封事曰書稱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
官人也無一作毋者論衡藝增篇尙書曰毋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毋空眾官寔非其人與空無異故言空也漢書孔光傳策免光曰
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引亦作毋潛夫論貴忠篤書
梅天工人其代之王授忠臣不敢以虛受此訓至于小司莫非天官
也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此訓至于小司莫非天官
劉元傳李淑上書曰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故天工人
其代之論衡紀妖篇天官稟取制度春秋說云立三台以爲三公北
者官屬備具法象天官稟取制度春秋說云立三台以爲三公北
斗九星是爲九卿二十七大夫內宿部衛之列入十一紀以爲元
士凡百二十官焉此今文家法天建官之說王莽傳太后下詔言
君年幼稚必有寄託而居攝焉引天工人其代之爲居攝義此傳
會之說非正解工一作功者大傳云書稱天功人其代之爲居攝
地之功者未嘗不蕃昌也漢書律厯志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
以終天地之功書曰天功人其代之顏注虞書咎繇謨也言聖人
稟天造化之功代而行之孫云肆師凡師不工注故書功爲工鄭

司農工讀爲功古工功同字先謙案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
史公云天事知所用尚書本作天功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
天次敘人之常性各有分義當勅正我五常之敘使合于五厚厚
天下○天敘二句今文無徵○敘者釋詁順敘也注謂次序天敘
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者釋文有典馬本作五典孫云釋詁典常
也是五典即五常也白虎通性情篇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
云我五典者詩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言人各有此五常之性
也中庸天命之謂性鄭注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
信土神則知知信蓋互舛釋詁順敘也郭注謂次序說文敕誠也
釋詁惇厚也段云五經文字曰敕古勅字今相承皆作勅廣韻二
十四職敕今相承用勅勅本音賚先謙案皋陶言天敘人以五常
之性則施之政事者惟誠用我五常之德使五者愈歸於厚有典
有禮有德有罪相配爲文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庸常自
馬本有典作五典誤字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秩有禮
有禮當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有常○天秩有禮
今文與古文同自找五禮有庸哉今文無徵王鳴盛云此五禮與
堯典不同泛言平日通於天下故鄭兼天子及庶民言之僞傳專
指五等諸侯非○天秩有禮者漢書刑法志後漢應劭傳引如此
言貴賤有等乃天自然之秩序而禮於是生故曰天秩有禮也自
我五禮有庸哉者書疏引鄭云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
也庶民也釋文有庸馬本作五庸孫云自與循轉相訓庸常也俱
見釋詁禮書云聖人緣人情而制禮又云禮由人起故云我五禮
據堯典惟言典朕三禮則當爲五等之禮鄭以爲自天子至庶人
者曲禮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蹇蹇庶人樵樵又云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王制殯葬廟祭之禮皆自天子達於庶人江聲以禮不下庶人疑鄭說之無本非也先謙案馬作五庸是也五禮當如鄭說自我為五等之禮使五等之人皆守其常制躐亂不生而上下定矣

寅協恭和衷哉寅協恭和衷哉今文與古文同○同寅協恭和衷哉者蔡邕中鼎銘同寅協恭和衷哉以和天衷亦今文說也自朝廷至岳牧

文尚書不異古文以和衷為和天衷亦今文說也自朝廷至岳牧同敬協恭遵行典禮自能上合天心書疏引鄭云并上典禮共天

有此事是也江云恭在貌衷謂心言內外叶和也於義亦通

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各異所以命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采章

今文與古文同○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者禮書引大傳虞傳曰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績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績宗彝藻火山

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績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

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大宗伯疏引鄭云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孫云今文說五服為五章蓋

秦滅禮學郊祀之服易以約玄伏生猶見先秦制度傳授其義似較可信至漢與服志稱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

記尚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鄭據此為說則漢時章服亦不能證明古義矣大傳以自天子至士

皆有山龍者釋言衮黻也司服衮冕注鄭司農云衮卷襲也衮自天子至士總名之服故爾雅單舉之廣雅山龍彰也亦舉山龍以

該五章則今文家謂自天子至士皆有之說也論衡語增篇五服
五采之服也服五采畫日月星辰以十二章為五服者謂日月二星
傳亦不云畫日月星辰也鄭以十二章為五服者謂日月二星
辰三山四龍五華蟲六宗彝七藻八火九粉米十黼十一黻十二
此十二章天子備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
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則此十二章為五等之服也皮云歐
陽說乘與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大小夏侯氏說三侯服章數
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則是歐陽說冕服章數
以十二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則是歐陽說冕服章數
節卿以下以七為節大小夏侯氏說冕服章數天子至公侯以九為
背其師說者以五為節次序而論尚書應列周官之前而明帝詔首
舉周官則當時必以周官為重故三家博士變今文尚書之師說
以傳會周官不知周禮非可以解虞書經明言五服五章不得有
十二章九卿七章之制鄭據周禮以推虞制其義正本於歐陽夏
侯後世皆從鄭說不知亦本於三家博士然皆非伏生之義也白
虎通攷黜篇言成章行成規卷龍之衣服表顯其德亦不及日月
星辰也漢書王嘉傳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曰天命有德
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引書與今本同後漢應劭
傳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服五章天秩有禮
上文引之非必今文異本胡廣傳亦曰五服五章天秩有禮蓋合
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言天以五刑討五罪用五刑宜必當○天討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言天以五刑討五罪用五刑宜必當○天討
子在於奉天威命其行賞罰故書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討有

罪五刑五用漢書刑法志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

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

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朴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諸市朝其

所由來者上矣御覽引大傳云古者中刑用鑽鑿足證唐虞之世

明有五刑特至治之時犯刑者少偶用象刑以示恥辱非竟廢刑

不用專以象刑為事也用一作庸者後漢梁統傳統對尚書問曰

臣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聖猶誅四凶經曰天討

有罪五刑五庸哉用刑庸與史記諸書之不合或據夏侯尚書政

事懋哉懋哉天官聽政治事不可以不勉○無非天意者故人君

文也今文懋作茂○懋作茂者漢書董仲舒傳○政事懋懋哉

茂哉懋懋音同通用左傳引康誥惠不惠茂茂不茂今尚書作懋

古茂懋音同通用左傳引康誥惠不惠茂茂不茂今尚書作懋

釋詁茂勉也郭注書曰茂哉茂哉釋文茂又作懋亦作忝同注茂

哉或作茂才孫云晉語章昭注茂哉茂哉釋文茂又作懋亦作忝

此典禮服刑施之政事上下中外粲然有紀則可謂美哉美哉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聽人君之行用民為聰明○天聰明自我民

聰明今文與古文同偽傳以聰明屬天非說見下○天聰明自我

民聰明者漢書李尋傳尋說王根曰書云天聰明孔先傳亦云上

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鄉大夫鄭注引書曰天聰明孔先傳

聰明皮云鄭注禮在贊書之前所引尚書是當時立學官之本是

今文不異也詩烝民鄭箋亦引天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言天所善

者泰誓文也彼注云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言天所善

與民同引之者證天從民意也王鳴盛云詩言民好懿德又言周
政教光明民之所謂聰明者天亦以爲聰明則聰明自指人君有
聰明審知之德者而言傳以聰明屬天則是秦誓天視天明畏自
聽自民視聽之義非此經意也孟子威民所疏誤爲秦誓注天明畏自
我民明威畏天明可畏亦用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文明可
作威○畏並作威者鄉大夫鄭注引書曰天明威自我民明威據
上文引皮說是今文作威釋文畏如字馬本作威是自我民明威也
段云困學紀聞古文自我民明畏今作威蓋衛包所改案此非衛
改王氏所云古文者即宋次道家本也作威蓋衛包所改案此非衛
則可不當下句從上句作畏也考工記注故書畏作威杜子春云
當爲畏案當爲畏今本作當爲威誤古威畏二字同音通用不分
上去孫云明威謂賞罰呂刑德畏惟威德明惟明是也達于上下
周語尊貴明賢章注明顯也釋詁從自也自亦爲從達于上下
敬哉有土敬懼○達于上下敬哉有土今文無微達當爲通○達
當爲通者以禹貢例之當然上下者江云上謂天下謂民天之
賞罰皆由民是上下通孫云有土即謂上有邦者重言以爲戒
陶曰朕言惠可底行舉陶曰朕言惠可底行今文與古文同○舉
陶曰朕言惠可底行舉陶曰朕言惠可底行今文與古文同○舉
先謙案底可疑誤倒白虎通聖人篇皋陶爲禹陳道朕言惠可底
行獨斷云朕我也古者尊卑共之責賤不嫌則可同號之義也堯

典曰朕在位七十載皋陶與帝舜言曰朕言惠可底行此其義也
據此今文尙書有惠字底可當爲可底也惠者言順於理江云下
云予未有知此必非自矜謂之禹曰兪乃言底可績然其所陳從
言據史記乎字此是問詞是也禹曰兪乃言底可績今文與古文同○禹曰
汝言致可以立功○禹曰兪乃言底可績今文與古文同○禹曰
兪乃言底可績者夏紀作禹曰汝言致可績行消兪字乃汝故訓
字說績爲績行者績與迹同亦謂行也左哀元年傳復禹之績釋
文本亦作迹績迹通王逸楚詞注迹行也文選顏延年詩注引春
秋合誠圖宋注云迹行迹謂功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績也是績行猶云履而行之也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言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徒亦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因禹
美之承以謙辭言之序○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今文
與古文同書疏引王肅云贊贊猶贊奏也○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
贊贊襄哉合近儒以傳出肅云贊贊猶贊奏也○皋陶曰予未有知
贊贊襄哉者夏紀作皋陶曰余未有一證也○皋陶曰予未有知
周語內史贊之章昭注贊道也道謂導之張守節正義以爲贊於
古道非也先謙案道猶言也謂以所言贊明帝德也段云書疏云
曰者謂我上之所言也是此字音越唐石經正作曰今俗本作日
讀人實反誤也先謙案曰亦言也書疏引鄭云贊明也贊之言揚
也孫云明之言勉贊贊猶明明思徒贊明帝德暢我忠言而已謙
之云揚我忠言者襄揚聲相近得爲揚云忠言者蓋以曰爲言也
釋文襄馬云因也王鳴盛云說文贊見也見有明義詩譜序疏亦
云贊明也諡法解因事有功曰襄鄭以皋陶爲謙今因人成事正

是議
詞也

尚書

孔傳參正五

益稷第五

夏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益稷

禹稱其人因以名篇。帝曰：來禹，汝亦昌言。以下本皋陶謨

人因之分爲二篇。書序云：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

述兼益稷之功，復以名繫之。例至昭然，以是知典謨皆完書也。逸

書十六篇，乃有大禹謨及弃稷然。書序孔子所定，稷爲配天之祖

以弃稷名之，理其可信。平閭云：益稷據書序原名耳。據周立法必無

其法言，孝至篇云：或問忠言嘉謨，曰：言或契之言，是以楊雄親見之

之謂嘉。今虞書五篇，皋陶矢謨固多矣。稷契無一言，流傳雄豈鑒

空者邪？胡爲輕立此論？當雄時，酒誥偶亡，故謂酒誥之篇，俄空焉

賴劉向以中古文校今篇，籍具存。雄時弃稷見存，故謂言合稷契

之謂忠，以篇名無謨字，僅以謨屬皋陶，惜永嘉之亂，亡失今遂不

知中作何語矣。丁晏云：後漢史記夏本紀，皋陶述其謀，云云。至帝

拜曰：然往欽哉。文義貫注，史公親受安國古文，此皋陶謨益稷合

一之明證也。續漢與服從歐陽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說，卽謂日月

皋陶謨篇乘輿服從歐陽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說，卽謂日月

星辰至絺繡之文蔡邕獨斷漢明皇詔采尚書皋陶篇制冕旒是
漢人皆以益稷本為皋陶謨也禮王制疏引尚書皋陶謨注要服
之弼當其夷服又引尚書皋陶謨予欲觀古人之象云云月令疏
引鄭注皋陶謨曰采施曰色又引尚書皋陶謨云日月星辰山龍
華蟲作繪云云詩鄭譜序疏皋陶與虞舜相答為歌齊譜又引皋
陶謨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商頌殷武疏引皋陶謨云禹曰惟荒度
土功唐人猶依馬鄭王本亦以益稷為皋陶謨也先謙案書疏云
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為弃稷又合此篇於皋陶謨謂其別有弃
稷之篇皆由不見古文妄為說耳孔冲遠謂馬鄭不見
古文而妄說抑揚乖謬一至如此誠一言以為不智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因皋陶謨九德故呼禹使亦陳當言○帝曰來禹

汝亦昌言者夏紀作帝舜謂禹曰汝亦昌言案歐陽

尚書作昌言大小夏侯尚書當作謔或作黨說見上禹拜曰都帝

予何言予思曰孜孜

日孜孜不怠奉承臣功而已○禹拜曰都帝

予何言古文也今文無帝字予思曰孜孜古文也今文孜孜作孽

○今文無帝字者夏紀作禹拜曰於予何言都於故訓字皮云

無帝字蓋今文本無○孜孜作孽孽者夏紀云子思曰孽孽孫云

孜孜古文孽孽今文也思猶斯也詩泮水思樂泮水禮器疏作斯

又言歸思復唐石經作斯禹言于此曰孜孜不遑耳廣雅釋訓孜

孜劇也劇蓋勵字言勞勩說文孜下云汲汲也引周書曰孜孜無

怠孽下云汲汲生也是孽與孜同皮云漢書谷永傳說王音曰夙

夜孽孽東方朔傳此士所以日夜孽孽楊雄揚州牧箴股肱不可

不孽孽後漢李固傳因疏曰泉陶曰吁如何泉陶所以孜孜之事○

夕惕孽孽皆用今文尙書泉陶曰吁如何泉陶曰吁如何今文

與古文同○泉陶曰吁如何泉陶曰吁如何泉陶曰吁如何泉陶曰吁如何

禹曰何謂孽孽此說經意難猶問也消吁字禹曰洪水滔天浩

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言天下民昏墊溺皆困水災○禹曰洪

鴻下民昏墊今文與古文同○今文洪作鴻者夏紀作禹曰鴻水

滔天浩懷山襄陵說詳堯典○今文洪作鴻者夏紀作禹曰鴻水

於水孫云依史記昏陸士衡詩李注伏服古字通是伏於水者廣雅釋

詁墊伏藏也文選陸士衡詩李注伏服古字通是伏於水者廣雅釋

水也書疏引鄭云昏沒也墊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沒溺之害

方言墊下也是墊陷俱爲下溼義先謙案據鄭說昏墊皆謂伏於

水史公說經意也不必改昏爲皆皮云蔡邕和熹鄧后謚予乘四

議曰故白昏墊以迄康又亦作昏不作皆孫說未可從予乘四

載隨山刊木州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樛隨行九

載古文也今文作予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乘車木行乘舟泥行乘輶山行乘樛隨行載車水行

作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乘車木行乘舟泥行乘輶山行乘樛隨行載車水行

乘舟泥行乘輶山行乘樛隨行載車木行乘舟泥行乘輶山行乘樛隨行載車木行

今文作予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乘車木行乘舟泥行乘輶山行乘樛隨行載車木行

廣曰儀他書或作絕樛一作橋一作陸行乘車木行載舟泥行載舟泥行載舟泥行

羈山行即橋者史記河渠書引夏書如此集解引徐廣曰橋一作

樛樛直轅車也音已足反尸子曰山行乘樛音力追反尸子曰

[illegible]

隨山菜木者夏紀作行山菜木隨行故訓字廣雅釋詁隨行也段
云唐石經以下菜作刊後人改也說文菜下云槎識也从木夬關
夏書曰隨山菜木讀若刊菜下云篆文从开案云關者謂从夬不
知何字象形會意諸聲何屬也篆文从开則菜爲古文出於孔壁
可知李斯改菜爲菜則孔安國以今文讀古文易菜爲菜夏紀
云行山菜木然則今文尙書亦作菜可證許云讀若刊謂音與刊
同非菜刊同字也假令菜刊同字則當刊傳木部矣槎裏斫也裏
斫木使其白多以爲道路高下表識故云槎識後人誤以菜刊爲
古刊之語然不可用刊改虞夏書亦明矣玩書疏則菜之改刊在
木寶暨益奏庶鮮食獸謂進於民鳥獸新殺曰鮮與益槎木獲鳥
前天寶暨益奏庶鮮食獸謂進於民鳥獸新殺曰鮮與益槎木獲鳥
前庶下多稻字○庶下多稻字者夏紀作與益序禹治水事云令益
予故訓字鄭注奏爲授視授字者夏紀作與益序禹治水事云令益
眾庶稻可種卑溼而無鮮食字下又以鮮食爲食少段云此經鮮
食今文作稻食而誤多稻鮮食字之鮮字如大誥民獻儀之比先謙
案釋文引馬云鮮生也詩思文疏引鄭云授以水之眾蠱食謂魚
龍也孫云說文稻稂也沛國謂稻爲稂稂稻不黏者稂稻屬是稻
有此諸種也周禮庖人凡其死生蠱蕘之物注鄭司農云稻屬是稻
肉蓋兼六畜六獸六禽言之馬意以益焚山澤禽獸逃匿可以爲
民食也說文蠱下云新魚精也从三魚不變與鮮音相近皮云史
記於下鮮食字代以食少則下鮮食不作鳥獸魚鼈解而此文作
禽獸魚鼈不言有鮮字是也舍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至

也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海一映之間廣尺深尺曰畝方百里之閭
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映深之至川亦入海○予決九川者夏紀作以決
九川致四海距今文與古文同○予決九川行水也九川謂弱黑河漾
江沈淮渭雒九水非謂九州之川說見禹貢廣雅釋詁距至也漢
書食貨志孟康注同致至聲義並通河入北海濊溇入東海江
漢入南海弱水入西海不得以海晦之義解之段云廣韻入語距
下云其呂切書傳云至也距下切同難距也與說文合後人用距
爲距輒以改經而陸孫所據書傳固未誤文選三十注引尚書傳
距至也不若廣韻所引爲正唐開元時釋慧苑華嚴音義引尚書傳
國尚書傳曰距違也覲然則今本作距乃衛包所改○澮映澮
距川者夏紀作浚映澮致之川說文浚下云抒也史公澮作浚假
音字公羊莊元傳浚之者深之也亦以浚爲澮釋言澮深也說
文容下云深通川也从谷从占占殘地阮坎意也虞書曰容映澮
距川浚下云古文容又作澮從田云水小流也周禮一耦之伐廣
尺深尺謂之澮下云古文容又作澮從田云水小流也周禮一耦之
川也案澮澮同是古文段云澮者倉頡諛言深也澮之水會爲
流水也虞書曰澮從田云水小流也周禮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
文也案澮澮同是古文段云澮者倉頡諛言深也澮之水會爲
古文澮者同音借字作澮從田云澮者倉頡諛言深也澮之水會爲
以今字讀之也史記集解引鄭云映澮田間溝也文選長笛賦注
澮所以通水於川也孫云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
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澮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

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水各載其名俱是在田間通水於川也管子桓公問篇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使民鮮食之○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今文與古文同

○暨稷播奏庶艱食者夏紀作與稷子眾庶難得之食釋文艱馬本作經紀前序禹治水亦云命后稷子眾庶難得之食釋文艱馬本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也孫云鄭語周棄能播殖百穀注播布也史記不言布疑今文本無播字決水致之川則有平土可以布穀不耕之士得食爲難故云艱食也說文艱下云土難治也史公云難得之食即謂百穀馬艱作根者釋名艱根也如物根也艱根形聲俱相近詩思文疏引鄭云禹復與稷教民種澤物菜蔬艱屨之食云復與者以上已與益奏鮮食此復奏艱食云澤物菜蔬艱屨之澤其植物宜膏物注云膏當爲藁藁之屬有藁藁是澤物爲藁芡之屬也云菜蔬者魯語柱能播殖百穀百蔬周棄繼是澤物爲藁曰蔬是蔬與穀俱稷所植釋天蔬不熟爲饑郭注凡草菜爲食者通名爲蔬是菜蔬亦兼草也云艱屨之食者遣人興萬民之艱屨注艱屨即饑乏也說文作餓云飢也○鮮食者夏紀作食少前敘禹治水亦作食少說此鮮食與上不同江云鮮蠡匙三字誼別今俗混用一鮮字非依少誼則字當作匙說文匙下云是少也皮云今文尙書未必皆用古文字漢世通行今文字多消俗如漢碑所引用唐張參五經文字所引石經可證若古文出於山巖屋壁當時本不通行故字未改易劉向以中古文校三家尙書三家皆有

脫簡可證故論文字則古文爲勝論說解則今文爲長如左氏春秋古經勝於公穀而說解則正明不傳春秋其義當從公穀蓋今文傳自漢初遠有師承古文本無師承其說解乃諸儒附會爲之故與古書多不合也此鮮字或今文本用通假不必皆依說文而其義則當爲食少陳喬樞不從史記而**懋遷有無化居**謂所宜居用思文疏引鄭注**懋**食魚鼈之訓失之**懋遷有無化居**謂所宜居積者勉勸天下徙有之無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居積○懋遷有無化居者漢書食貨志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入貢**懋**遷有無化居○懋遷有無化居者漢書食貨志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禹平敘傳商以足用茂遷有無顏注**懋**與茂通勉也言勸勉天下遷易有無使之交足則萬國皆治案**懋**字同**懋**茂字通並訓爲勉言勸勉天下爲之合方氏注茂遷易苟悅申鑒時事篇**懋**遷有無皆雄大司農箴厥僚后稷有無遷易荀悅申鑒時事篇**懋**遷有無皆不連化居爲義或三家句讀不同一作**懋**遷有無化居宋王天與尚書明九年策秀才文李注引尚書曰**懋**遷有無化居宋王天與尚書纂傳元吳澄尙書纂言皆云伏生大傳作**懋**遷荀悅申鑒同規夏紀說爲調有餘補不足徙居紀前敘禹治水作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孫云說文賀下云易財也調者廣雅釋詁賣也經文有爲有餘無爲不足釋詁遷徙也化古貨字古布以化爲貨居者積貯之名晉語叔向曰假貸居賄韋注居蓄也史記呂不韋傳此奇貨可居漢書食貨志廢居居邑如瘠注居賤物於邑中以待貴也江云調有餘補不足卽賀遷有無徙居卽化居謂遷徙其居積之貨也劉云懋遷有無謂行貨爲商徙居謂居貨爲賈先謙案調有餘相

給者相給即補不足之義以均諸侯者申明徙居之意使諸侯國
貨物得以流通也據書疏云變化是改易之義則移民說亦可通
大司徒大荒則令邦國移民通財廩人若食不能人二說則令邦
移居就穀即其義史記作賈者用歐陽本漢書作楸茂者夏侯本
也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國作艾○烝民乃粒者詩思文疏引鄭作粒烝民乃粒今文作烝民乃
立者夏紀作眾民乃定以故訓代經蒸眾釋詁文說文立住也住
即定呂覽孝行篇高注定安也故史公改立為定皮云詩思文立
我烝民即此之烝民乃立也左傳周語皆引立我烝民並不作粒
食解白古文尙書假借作粒鄭以粒食訓之又破詩之立字為粒
以致詩書皆失其解此由鄭本古文已誤偽孔不任咎也○萬國
作艾者漢書食貨志引此由鄭本古文已誤偽孔不任咎也○萬國
疏引鄭云粒食也又養也眾民乃復粒米萬國作相養之禮孫云
又養釋詁文王引之曰作之言舉陶曰俞師汝昌言可師法○皋
乍乍者始也作與乃相對成文舉陶曰俞師汝昌言可師法○皋
陶曰俞師汝昌言古文也今文師作斯○師作斯者夏紀作皋陶
曰然此而美也江云史公輒以故訓代經然則師當為斯聲之誤
先謙案禹所述者已往之迹皋陶何從師之今文作斯是禹曰都
也禹言己與益稷勤苦之事以見當居安思危非自伐是禹曰都
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然禹言受其戒○禹曰都帝慎乃在位今文
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然禹言受其戒○禹曰都帝慎乃在位今文
者夏紀作禹曰於帝慎乃在位都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
於故訓字無帝曰俞者夏紀無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

言慎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念慮幾微以保其安其輔臣必用直
人○安汝止今文與古文同無禹曰二字惟幾惟康四字其蜀直
今文當作其蜀惠○無禹曰者夏紀無及上帝曰兪三字或今文
本無或史公消文未詳安汝止者夏紀作安爾止汝爾故訓字孫
云孟子盡心篇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爾汝聲之轉詩雄雉百爾
君子箋爾汝也史記集解引鄭云安汝之實爾汝之所止無妄動動則擾民
孫云止即位也大學篇在止於至善注止猶自處也論語君子思
不出其位呂覽任數篇古之王者其所以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
也為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靜矣史記蕭相國世家治道貴清
靜而民自定又云慎勿擾也惟幾惟康者釋詁惟思也幾殆也康
安也其蜀惠者夏紀作輔惠弼輔故訓字孫云直當為惠壞字駸
職說文惠下云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言君能思危以圖其安其
輔臣用惟動不應後志後待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
有惠者惟動不應後志後待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
○惟動不應者夏紀說為天下大應孫云惟動不應則天下大應之順
下大應之言無妄動動必依德其應如此後志見下以昭受上帝
天其申命用休命昭明也非但人應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又重
與古文同○後志以昭受上帝者夏紀作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孫
云釋詁後待也後志如管子曰虛心平意以待須也文侯之命馬
注昭明也上帝下史記有命字疑此脫史以志為清意者周語有
不祭則修意韋注意志意也是志與意同說文精意以享為禋初
學記引作絜意詠北堂書鈔九十引白虎通云齋者言己之意
念專一精明也是清意亦潔肅其意此蓋言禮記上帝○天其申

命用休者夏紀作天其重命用休集解引鄭云天將重命汝以美
應謂符瑞也孫云禮器云升中於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饗帝於郊
以輔成君德然後動則天下大應之帝又歎息又求功於臣鄰也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兪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
臣哉古文也今文作臣哉臣哉鄰哉鄰哉鄰哉無禹曰兪○帝曰吁臣
哉鄰哉鄰哉反復言此欲其志心入禹孫云臣當爲我鄰哉鄰哉汝
爲我臣哉故欲其兼助四輔之事下文翼爲明聽是諸臣之事鄒違
宅百揆故欲其兼助四輔之事下文翼爲明聽是諸臣之事鄒違
無面從是四鄰之事史公說鄰爲臣故下欽四鄰爲欽四輔臣此
單言臣似亦謂禹云欲其志心入禹者欲四輔之與禹一德一心
也今文作臣哉臣哉鄰哉鄰哉鄰哉者夏紀作帝曰吁臣哉臣哉三國
魏志何晏奏曰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史記無鄰哉句
蓋消文此與詩委蛇委蛇一作委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言大體
委佗佗同例無禹曰兪者夏紀無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若身○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今文與古文同無帝曰二字○無帝曰者
夏紀無與上帝曰兪三字或今文本無或史記消文未詳臣作朕
股肱耳目者夏紀如此書疏引鄭云動作視聽予欲左右有民汝
翼左右助也孫云注義未備當云皆由臣助之也予欲左右有民
翼民汝翼今文與古文同偶傳翼成我本馬說○予欲左右有民
汝翼者夏紀作子欲左右有民汝輔之史公釋翼爲輔文王世子
慎其身以輔翼之是翼有輔義今文說也集解引馬云我欲左右

助民汝當翼成我也釋翼爲成左文三年傳以燕翼子注翼成也
孔疏翼者贊成之義是翼有成義古文說也易泰象以左右民鄭
注左右予欲宣力四方汝爲布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爲之○子
助也予欲宣力四方汝爲欲宣力四方今文當與古文同汝爲
今文無徵○今文同者漢夏勤策文云宣力四表蔡邕司空文烈
侯楊公碑云帝欲宣力於四方公則翼之可證夏紀消文孫云宣
力言用力左傳杜注宣用也司助予欲觀古人之象欲觀示法象
治功曰力汝爲者詩箋云爲助也予欲觀古人之象之服制○子
欲觀古人之象今文與古文同○予欲觀古人之象者夏紀如此
予作余同許慎說文解字序引作予孫云古人謂黃帝象者易象
也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日月星辰山龍
乾坤後漢輿服志乾衣有文故上衣元下裳黃也日月星辰山龍
華蟲日月星爲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
一物左昭二十五年傳九文杜注華若草華卽本僞傳近儒以僞
傳出王肅肅晉武帝外祖故杜阿附之不誣也梁武帝以裳有圖
花當之剛見○日月星辰者夏紀如此下云作文繡服色女明之
以作文繡服色總山龍以下經文皮云史公以日月星辰別出於
上者蓋不以日月星辰在文繡服色之中其義與伏生同若日月
星辰亦是服章何不以日月星辰並括於文繡服色之中而必單
舉四字以別見義乎日月星辰之用書傳無文或虞夏以畫旌旗
或別有所用不可攷自漢明帝永平二年采尙書皋陶篇乘輿服
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而古義晦矣孫云今文不言日月星辰者
司馬法云章夏后氏以日月尙明也則日月星辰畫旌旗亦夏制

漢東平王南北郊服議云日月星辰山龍華藻天王袞冕十有二
旒以則天數旂有龍章日月以備其文是古說以日月爲旂章也
先謙案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鄭注謂有日月星辰之
章鄭蓋據下文云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論衡語增篇云服五
采畫日月星辰莫知篇云繡之未刺恆絲庸帛加五采之巧施鍼
纁之飾文章炫耀黼黻華蟲山龍日月御覽七十六引春秋合誠
圖曰大帝冠五采衣青衣黑下裳抱日月御覽七十六引春秋合誠
方居日問名曰五光是言日月星辰畫衣者皆在鄭前與伏生史
公異鄭注王制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此古文說仍本
今文家說○山龍華蟲者大傳引見上五服五章下皮云大傳說
山龍純青者東方爲蒼龍東方屬木木色青故山龍純青華蟲純
黃者華蟲當是鳳皇大戴禮云羽蟲三百六十鳳皇爲之長是鳳
皇可稱蟲釋言皇華也王制有虞氏皇而祭鄭注皇冕屬也畫羽
飾焉周禮樂師教皇舞先鄭注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
之羽後鄭注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合二鄭說是皇爲鳳皇五采
之色飾於冠並飾於衣虞有鳳皇來儀之瑞故以皇名其冠又飾
之於衣鳳皇羽蟲之長故惟天子得服之虞土德尚黃土數五故
天子服五色尚黃故華蟲居首周木德色青尚山龍虞土德色黃
尚華蟲周制與虞異也鳳皇五采而多黃五采故曰華蟲所以知
色多黃者說文鵠下云鵠鵠也五方神鳥也東方發明南方焦明
西方鷩鷩北方幽昌中央鳳皇也五方神鳥成公有兩肅爽馬賈逵曰
色如霜執然則西方鷩鷩中央鳳皇左傳唐成公有兩肅爽馬賈逵曰
推之東方發明色青南方鷩鷩蒼色白師曠禽經云白鳳謂之鷩以
色黃矣隋書禮儀志古有冕服畫鳳皇者其文曰天監七年周捨

議詔旨以王者衮服宜畫鳳皇以示差降案禮有虞氏皇而祭淡衣而養老鄭元所言皇則是畫鳳皇羽也鄭元題鳳皇羽又案禮所稱雜服皆以衣定名猶加袞冕則是袞衣而冕明有虞言皇者是衣名非冕名矣

與歌賦同義應是雜卽宗彝也兩袖各有禽鳥形類鸞鳳麒麟

祀體麒麟是獸之輕小者謂宜不得同歌賦

爲雉又裳有圓花於禮無礙疑是畫師加葩蓓耳藻米黼黻並乖

古制今請改正並去圓花帝曰古文日月星辰此以一辰攝三物也

也山龍華蟲又以一山攝三物也藻火粉米又以藻攝三物也是爲九章今袞服畫龍則宜應畫鳳明矣孔安國云華者花也則爲花非疑若一向畫雉差降之文復將安寄鄭義是所未允據周說有虞氏皇是畫鳳皇羽於衣據王說當時冕服猶畫鳳蓋古制之僅存者非始於梁武也惟王氏專執鄭義欲改畫作會宗彝采也雉梁武以爲上下皆畫雉無差降故仍用畫鳳耳

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作會宗彝今古文並當作作繪宗彝僞傳誤詳下云宗廟彝樽以山龍華蟲爲飾則與作服無涉矣可謂巨謬○古文會作繪者說文繪下云會五采繡也虞書曰山龍華蟲作繪左太冲魏都賦有虞作繪張載注引咎繇葛山龍華蟲作繪釋文云會胡對反馬鄭作繪可證今殿賦命共工使作續明五采之彰施李注尙書曰子欲觀古人之象作繪鄭元曰續讀曰繪凡畫者爲繪胡對切玉裁案經本作繪

鄭以爲繪訓會五采繡也畫繪字當依考工記作績故注尚書云繪讀曰績讀曰與讀爲同易其字也績音胡對反在十八隊繪音黃外反在十四泰此唐韻如是本於陸法言切韻故釋文云繪馬鄭作績胡對反書疏云鄭云繪讀爲績凡畫者爲績左昭二十五

年傳疏云鄭元讀繪爲績謂畫也文選注云繪讀曰績凡畫者爲績胡對切此可細推而得者也僞孔本本作繪故傳云繪會五采也

繡字耳今本作會五采也此不成文理五采繡也孔釋爲畫事故去繡之由以績繪二字俗既通用不分因之鄭讀繪爲績者績皆譌繪而不可以通則去繪之半以通之此所以馬鄭僞孔尚書作績而誤爲會釋文孔疏引鄭讀繪爲績而誤云讀會爲繪也選注引尚書作繪又引鄭注繪讀曰績以爲何賦作績之證必如是而後文理可讀今轉寫倒亂不可通矣洪範五行傳景福殿賦引書皆作績字鄭注周禮司服注尚書大傳同此鄭易繪爲績因徑用績字與箋詩易田爲紳其注明堂位徑引詩應紳縣鼓同也司服釋文績胡對反論語八佾篇釋文繪胡對反本又作績同按又作本爲善績漢志作繪宗彝此用鄭本尚書也劉昭注古文尚書績作會此用僞孔誤本也鄭司農注周禮引論語績事後素字作績與考工記合與許本論語作繪異或謂說文引虞書論語作繪如其文是績也非畫也豈得以作繪爲作畫乎曰其字从糸故本義爲繡其引虞書論語則六書之段借如朕璽說堅訓嫉非以土增道也尚恒恒訓威武非犬行也無有作致致卽好字非姓也刪淫于家邠卽朋字非葬下棺也繪本義訓繡何妨借爲畫繪字乎績从糸亦非本字鄭據考工記當用此字故云繪讀曰績也且大傳云

作繪黑也則今文家說作繪非謂畫也安知許不用今文說乎先
謙案自三家今文有十二章之說東漢諸儒從之遂爲定解馬鄭
皆從作繪斷句取與絺繡相配成文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
章在衣用畫下句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章在裳用繡許雖從作
繪斷句仍釋給爲繡不以爲畫與鄭說異而與續漢志引三家今
文乘輿刺繡公卿以下皆織成說合是許仍用今文說也至大傳
作繪亦有二說隋書禮儀志大業元年虞世基奏近代故實依尙
書大傳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繪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此以
作繪宗彝爲一物陳祥道禮書引大傳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
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又以作繪宗彝爲二事陳壽祺以爲陳
所見係誤字當從隋志更正予案大傳乃伏生沒後歐陽張生輩
各記所聞容有互異正如朔易之爲伏物皆出大傳而其說不同
非必陳本誤也皮云作繪宗彝純黑者宗彝卽尊彝古宗尊通用
左傳伯宗穀梁作伯尊可證據明堂位虞夏已有彝宗彝蓋繡尊
彝之形如黼作斧形黻作亞形之比尊彝古器年久色黑故爲黑
作繪者作起也如攷工記作其鱗之而之作淮南天文訓高注作
鄂皆物芒枝起之貌元衣繡黑章色不甚著故爲作起之勢以著
其色如今之堆花孫云大傳云作繪黑者衣元質合青黃白赤四
色爲五章故說文繪爲會五采元與黑同也說文黼沃黑色玉篇
沃作淺說文又有嬀云女黑色也是繪音義當爲黑云宗彝白者
釋文云彝音夷馬同又引鄭云宗彝虎也疑與青龍相對西方金
色白也說文彝从糸糸綦也詩出其東門傳云綦巾蒼艾色艾爲
白綦綦爲織文書疏引鄭云宗彝謂宗廟之鬱鬯樽也故虞夏以
上蓋取虎彝雉彝而已案司尊彝有鷄彝鳥彝罍彝黃彝虎彝雉

彝明堂位云夏后氏以鷄彝殷以斚周以黃目則鳥彝與雞同類
為夏物斚是殷黃目是周推知虎雖是周之彝器雖為虎類故以
虎說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為兩已相背葛之
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今文與古文同藻
火古文一作釋黼黻並誤詳見下。藻火者隋志禮書引大傳作藻
米為二及釋黼黻並誤詳見下。藻火者隋志禮書引大傳作藻
火古文一作釋黼黻並誤詳見下。藻火者隋志禮書引大傳作藻
虞書曰藻火粉米既與黼米連引云玉飾如木藻之文也。此壁書也今本
作藻蓋孔安國以今字讀之皮云大傳藻純白者即玉藻之藻玉
色白故為白火純赤者當為國火形攷工記火以鬯火色赤故為
赤也。孫云大傳云藻火赤者當為國火形攷工記火以鬯火色赤故為
有五色服五章下有五采五色故為此說以釋之必有所本先謙案
水藻色青飾衣以玉藻之文故色純白字從藻為正梁武以藻火
粉米為以藻攝三物引見蓋釋藻為華采之義又別一說。粉米
者說見下文古文一作粉米者說文粉米為華采之義又別一說。粉米
也。粉米者說文粉米為華采之義又別一說。粉米
皆壁書本字釋文粉米說文粉米為華采之義又別一說。粉米
尚引作粉米者說文粉米為華采之義又別一說。粉米
注引作粉米者說文粉米為華采之義又別一說。粉米
粉米白米也是依所易之字說文依衛說以粉米為二物又粉為
畫絺為繡皆與鄭不合許時鄭說未出後漢書云衛宏從杜林受
古文尚書為作訓旨粉畫粉也蓋訓旨中語困學紀聞云古文尚

書及說文瑋火粉絲黻字皆從衛同謂之希冕所稱古文尙書
宋次道王仲至家本也其米字作𦵏實據誤本釋文先謙案今文
不言粉米下孔安國以今字讀𦵏絲爲粉米則今文爲粉米甚明
孫云司几筵紛純注鄭司農紛讀爲幽又讀爲和粉之粉謂白繡
也論語繪事後素蓋以粉分畫界域繡以成文也漢書黃霸傳米
鹽廉密注米鹽細廉也此繡文細廉故謂之米○繡黻繡繡者孫
云今文不言粉米繡黻繡繡意以繡黻粉米爲刺繡之文衣裳並
用之惟衣有山龍以下五章裳則粉米繡黻繡繡而已知衣亦繡
繡爲今文說者白虎通衣裳篇聖人所制衣服何以爲繡繡形亦
表德勸善別尊卑也云繡給蔽形者上古始制衣服以爲繡繡形亦
如市之蔽前後人因以爲飾云表德勸善別尊卑者卽謂山龍等
五章以別尊卑也淮南主術訓云人主好繡黻文章繡給繡給高
注白與黑爲繡青與赤爲黻繡給葛也精曰繡黻文章繡給繡給高
繡也是西漢人說繡繡爲繡給之有文繡也五帝本紀堯乃賜舜
絺衣與琴孟子盡心篇舜被絺衣趙注絺畫也被畫衣繡給繡給
也絺衣卽絺衣知以絺爲之說文絺元服以元衣加繪繡故大戴
禮五帝德稱帝堯純衣言衣之質則爲純言衣有華蟲則爲黃也
皆衣裳並用繡繡之明證矣攷工記白與黑謂之繡青與赤謂之
黻五采備謂之繡裳也釋器斧謂之繡書疏引孫炎注繡文如斧形蓋
采故謂之繡裳也釋器斧謂之繡書疏引孫炎注繡文如斧形蓋
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此之謂斧辰禮書二引白虎通繡冕
篇云黻譬君臣可否相濟見善改惡此黻文爲兩己相反其字作
市一名繡所以蔽前與此黻不同皮云古說皆謂繡不謂畫繡漢
輿服志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說乘輿刺繡

公侯九卿以下皆織成陳畱襄邑獻之云後漢明帝紀注引董巴
輿服志同是三家今文皆以爲刺繡織成鄭始云繪讀爲績凡畫
者爲績徐廣車服注漢明帝案古禮備其服章天子郊廟衣阜上
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蓋用鄭說與董巴劉昭皆不合
也案絳繡字互譌說文衛下云箴縷所紩衣紩縫也書疏引鄭云
希讀爲繡繡紩也與周禮注合段云疏依附孔本不分別之曰鄭
本作希云希讀爲繡改希爲希使從孔非也釋文云希徐勣私
反又勣其反馬同鄭改希爲希使從孔非也釋文云希徐勣私
譌肩陸當云鄭作希而不爲分別之詞亦非也或問寶誤刪之說
文無希字而字以希爲聲者多以虞書周禮斷之則希者古文繡
字也俗借爲希少字許云希讀爲繡是爲以今易古字孫又云大
傳說自天子至士皆有山龍書疏引馬云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
蟲尊者在上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上下句日月星辰山龍華
尊於藻火故從上以尊卑差之士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并藻火
爲四章又引鄭云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
者爲繪刺者爲繡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變之
以前冕服之制不可攷其見於經者禮器云天子龍衮諸侯繡大
夫黻士元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
下大夫五士三鄭注云朱綠似夏殷之禮也周禮天子五采藻據
鄭此注則龍衮以下之制亦夏殷禮也書疏云夏殷衣有日月星
辰山龍此云龍衮者舉多文爲首耳目之文不及龍也崔云然
也但此經上文云禮有以文爲貴者疑是卑者讓爭者之等差非

定制也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黻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鄭注以爲釋又云黻或作蔽則是蔽前之市非黻蔽衣裳也故與此經俱不合大戴禮五帝德云黃帝黻衣大帶黼裳帝嚳帝堯黃黼蔽衣大帶黼裳御覽八十引尸子曰君天下者黼衣九種而堯大布九種卽是九章不數日月星辰爲十二此先秦說黼蔽亦爲衣不必如鄭注專以爲裳其餘旂常服色見於儀禮禮記左傳者多周制不足證經大傳說士服一亦有山龍者節服氏衮冕六人是士服山龍也史公說自山龍以下爲作文繡者山龍至藻火謂之文粉米黼蔽之下謂之繡說文文下云錯畫也象交文卽是畫續說文說春秋傳馮馬爲畫馬是文卽畫謂畫此山龍以下至藻火之文粉米黼蔽之屬旣刺於絺皆謂之繡故以繡該之說文絺細葛也刺繡必於絺紵漢書賈誼傳云薄紵之裏是也堯賜舜絺衣卽謂畫繡之衣不必破字爲帶也鄭說自日月至黼蔽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者左哀七年傳子服景伯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數也鄭云衣用繪裳用繡者謂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經文在絺繡之上當爲裳上衣下裳適配天數十二又黃帝制衣裳象乾坤乾坤各六爻此正配之也鄭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等在衣不在裳者論衡佚文篇衣裳在身文著於衣不在於裳衣法天也與鄭說同知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衮宗彝爲毳者司服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注鄭司農云衮卷龍衣也鷩神衣也毳羣衣也鄭謂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旂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

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
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繪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
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爲繡繡畫以雜謂華蟲也畫虎也繡謂宗彝
也可證此經之注云三辰爲旂旗者左桓二年傳臧哀伯之言也
又昭二十五年傳九文杜注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繡黼也華若
草華藻水草火畫火粉米若白米繡若斧黼若兩已相戾以華蟲
爲二與鄭異僞傳及疏引顧氏取先儒等說同之不可從皮云經
云五服五章無十二章九章七章之文虞士德土數五故天子服
五不取日月星辰與粉米繡黼故王肅用今文義謂日月星辰舜
時卽畫旌旗不在衣粉米繡黼或繡於裳或爲雜采亦不入正數
也左傳云周之王也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是天子數用
十二乃周制周以前無十二旒之冕卽不必有十二章之服不得
以周制爲虞制也至三家博士說又不同歐陽說有日月星辰大
小夏侯說無之日月星辰可不入章數則粉米繡黼亦可不入章
數矣王充習歐陽尙書故論衡說有日月星辰鄭注尙書周禮兼
采歐陽夏侯義以有日月星辰十二章爲虞制從歐陽說無日月
星辰九章爲周制從夏侯說後人多宗鄭以爲解解不知其出於
歐陽夏侯也又解華蟲爲雉宗彝爲虎蟠以合周官之鷩鷩鷩鷩
說雖善於傳會然皆周制未可以解虞書也先謙案鄭以作繪與
青繡複出故讀繪爲縷而釋爲畫案孟子衿衣趙解爲畫衣趙用
今文是今文家有畫衣之說非鄭解義也史記易以五采彰施于
爲縞衣則縞亦是衣又不僅繡黼不專爲裳矣以五采彰施于

五色作服汝明

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以五采

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者夏
汝明古文也今文彰作章○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者夏
紀云日月星辰作文縹服色女明之指此經言彰作章者鄭注大傳引經作章案彰厥有常夏
女明之指此經言彰作章者鄭注大傳引經作章案彰厥有常夏
紀作章是今文作章論衡量知篇染練布帛名之日采五采者絲
所以縹也五色者孫云攷工記畫縹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
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元地謂之黃元出於
黑故六者有黃無元爲五也禮運五色六章十二衣疏云六章
者兼天元也以元黑爲同色則五中通元縹以下五章先以五色畫
爲六章也彰明也施用也如月星爲衣飾疑服兼旂章都宗人正都
禮與其服注云謂衣服及宮室車旗是也明者明其等差或訓爲
成也又云五色畫也五采縹也禮月令命婦官染采以黼黻之文
制於山龍等五章空際之虞復分畫爲界域俾五色不相亂故謂
之黼視其文如聚米也荀子正論篇說天子則服五采雜色重
文縹云五采如今文說山龍等五色也問色如黼黻各有二色相
間也重文縹謂衣裳俱用之重襲也書疏及月令疏引鄭云性曰
采施曰色未用謂之采已用謂之色作服者此十二章爲五服天
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
大夫自粉米而下性之言質書疏云以本性施於縹帛是也司服
公之服自衾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
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
之服卿大夫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鄭注上文衾冕云衾之
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注鷩冕云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注毳

冕云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注希冕云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注元冕云衣無文裳刺繡而已是以謂之元焉凡冕服皆元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衣襦裳是也

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汝當聽審之○子欲聞六律五聲

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古文也今文作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訓以出納五言女聽古文闕一作同○子欲聞六律五

聲八音者白虎通禮樂篇引書如此夏紀子作余字同古文闕一作同者大傳洪範五行傳鄭注如此訓如堯典同律之同書疏引

鄭云六律六呂言六律者舉陽陰從可知也漢書律厯志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鍾二曰太族三曰

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呂以族陽宣氣一曰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仲呂其傳曰黃帝之

所作也白虎通云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五聲者何謂也宮商角徵羽土謂宮金謂商木謂角火謂徵水謂羽所以名之何角者羅

也陽氣動躍徵者止也陽氣止商者張也陰氣開張陽氣始降也羽者紆也陰氣在上陽氣在下宮者容也含容四時者也八音者

何謂也樂記曰土曰埴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弦石曰磬金曰鐘木曰祝敔此謂八音也法易八卦也樂記曰壎坎音也管艮

音也鼓震音也弦離音也鐘兌音也祝敔乾音也笙巽音也磬坤音也一說笙祝鼓簫瑟壎鐘磬也如其次笙在北方鐘在西方磬在東方

鼓在東方簫在東南方瑟在南方壎在西南方鐘在西方磬在西方聲五音八何聲為本出於五行音為末象八風故樂記曰聲

北方聲五音八何聲為本出於五行音為末象八風故樂記曰聲

成文謂之音知音而樂之謂之樂也孫云周語單穆公曰金爲耳
石爲角瓦絲尚宮匏竹尚義革木一聲則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
箏章掌土鼓陶箏注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
也是古八音鼓爲土墳則周時所爲非唐虞八音之土也○在治
忽者夏紀作來始滑集解云尚書作召音忽引鄭云召者臣見君
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內政教於五官段云召忽古
今字小篆本作召隸變作召說文召下云出氣詞从曰上象形攢
文作召一曰佩也鄭以笏訓召與說文訓佩合小司馬所見古文
尚書則作忽矣古忽智通用如春秋鄭太子忽說文作太子召論
語仲忽漢表作中智是也又云賈昌朝宋敏求之古文尚書治字
作紉此蓋隋唐間有此本陸德明所謂務欲立異疑惑後生者蓋
庚疏云壁內之書安國先得治字作紉其字與始不類無緣誤作
始字據此則孔穎達亦爲所惑也今本疏紉字譌亂而宋本不誤
詳考古經皋陶謨始滑作治忽序始宅殷作治毫殷皆始治形聲
相近之故紉字恐無足依據也孔疏轉云紉字出真古文束哲不
見此爲顛倒見來始當爲七始者大傳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德讓
貢正聲而九族具成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樂者人性之所自
有也故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
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箴以爲八此八伯之事也分定於
五此五嶽之事也五聲天音也八音天化也七始天統也鄭注族
當爲奏言諸侯貢其正聲而天子九奏之樂乃具成也關猶入也
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鐘鼓笙磬塤箎祝敔琴也七始黃鍾林
鍾大族南呂姑洗應鍾蕤賓也歌聲不應此則去之素猶始也族
猶聚也樂音多聚以爲八也五謂塤在北方鼓在東方之屬天所

以理陰陽也漢書律厯志于欲闡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
五言女聽子者帝舜也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
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
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
唯聖人爲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又禮樂志高祖唐山
夫人安世房中歌曰七始華始肅倡和聲孟康注七始天地四時
人之始也又敘傳曰八音七始五聲六律劉德注天地四方人之
始也坊記是七始之義甚古惟漢志詠當作訓隋書律厯志引
書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訓以出納五言正用漢志類志
題釋職官韻引難北始訓字下屬與順同義如堯紀能明馴德
徐廣讀馴爲訓而解爲順舜紀五品不馴殷紀作五品不訓亦解
爲順皆今文訓順義同之證故漢志釋詠訓以出納五言爲順以歌
詠五常之言以順釋訓非以歌詠釋詠也夏紀作來始滑來始即
七始之誤索隱云今文作采政忽來采字相近滑忽聲相亂案采
政亦七政之誤段云大傳唐傳曰在玼璣玉衡以齊七政七政謂
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蓋泛言之爲七政在樂則
爲七始左昭二十年傳謂之七音周語謂之七律賈逵注云周有
七音謂七律謂七器音也籍駢謂凡字器音七律黃鐘爲宮太簇
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章
昭注略同皆與大傳七始鄭注合楚語觀射父曰先王之祀也以
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
之天地民及四時之務謂之七事章注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
八種即六律八音七始書言七政七始傳言七事七音七律實一
物也七字古多假泰爲之太元經元攤云運諸泰政泰政即七政

後有言我不可弼○子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今文與古文同○子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者夏紀作子卽辟女匡拂子女無面諛退而諂子違與辟同義說文第下云讀若子違汝弼段云弼弗古音同弼古文亦作𡗗孟子法家拂士孫氏音弼大戴禮保傅篇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孫云從史公讀爲從漢書汲黯傳從諛承意從諛卽從愚方言云勸也楚語韋注聳獎也說文誹謗也案漢書成紀建始三年詔曰公卿其各思朕過失明白陳之女無面從退有後言後漢章帝紀永平十八年詔曰子違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義也潛夫論明闇篇引此經云故爲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蔡邕文烈侯楊公碑云辟道或回公則弼之三國吳志孫權傳權報陸欽四鄰庶頑譏說若遜書曰書載子違汝弼汝無面從皆用今文

不在時

四近前後左右之臣勅使敬其職眾頑愚譏說之人若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當察之○欽四鄰庶頑譏說今文

與古文同若不在時今文無徵○欽四鄰者夏紀作敬四輔臣欽作敬故訓字說四鄰爲四輔臣也大傳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日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舉無過事故書曰欽四鄰此之謂也又云天子必有四鄰前儀後丞左輔右弼直立而敢斷顯顯廣心而從欲顯顯輔善而相承謂之輔廉潔而切直謂之弼又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日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也書疏引鄭云四近爲左輔右弼前疑後丞是今古文說同禮文王世子云有師保有疑丞大戴禮保傅篇明堂之

位謂之前道左充右弼後丞周公太公召公史佚爲之用古制也
虞之四弼不知何臣爲之皮云列子莊子皆有舜問乎丞之文丞
卽四輔之一列子丞或作丞誤○庶頑譏說者夏紀作諸眾譏嬖
臣孫云周禮庶子鄭注云諸子曲禮諸母注云庶母是諸卽庶也
鄭語非親卽頑謂非親戚卽眾人是頑卽眾也楚語章注說嬖也
周語厲王說榮夷公謂嬖之是說卽嬖也○若不在時者孫云在
察時是見上言如不能察是諸眾譏媚之人故設有土之君以明
察之謂下識記其過之事劉云若詞也論語舉直錯諸枉不仁者
遠矣言庶頑譏說皆不在是而遠去以應
史記君德誠施皆清矣之文於義亦通
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答捷不是者使記識其過○侯以明之
捷以記之今文無徵古文捷字一作遽○侯以明之者孫云釋詁
云侯君也儀禮喪服傳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皮
云大傳說舉陶謨有諸侯貢士之義則此與下惟帝時舉皆言貢
士古者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故有侯以明之
等語先謙案孫以侯訓君明訓清夏紀云君德誠施皆清矣以爲
專釋侯以明之句非也大傳以此經有諸侯貢士之說射禮有序
實以賢詢眾擇善之義則諸侯射侯說皆可通○捷以記之者說
文捷下云鄉飲酒罰不敬捷其背閭胥各掌其閭之政令凡事掌
其比釐捷罰之事注釐捷者失禮之罰也釐用酒其爵兕角爲之
捷扑也春秋繁露露制度篇說誰敢弗讓之義云朝廷有位鄉黨有
序朝廷有位謂侯以明之鄉黨有序謂鄉飲酒罰不敬也記之者
謂記其過古文捷一作遽者說文遽下云古文捷周書曰遽以記
之段云周是虞之誤古文捷从庀未詳唐釋元應眾經音義引古

文最多有邀教無違
書用識哉欲並生哉
書識其非欲使改悔與

疑虎卽支之誤字
並生哉
今文無徵○書用識哉欲並生哉者書謂刑書也呂刑明

啟刑書胥占孫云司殺凡民之有衰惡者三讓而罰之罰而士加
明刑注罰
謂撻擊之也加明刑者去其冠飾而書其衰惡之狀著

之背也可證此經之義過小則記之大則識其罪欲並生者鄭注
周禮云生
工以納言時而麗之
工樂官當誦詩以納諫當是正其

循養也
工以納言時而麗之
義而麗導之○工以納言時而麗

之今文無徵○工以納言時而麗者文王世子或以言揚麗同揚堯
卽下文所云敷納以言
孫云麗者文王世子云必取賢斂才焉或以事舉

典揚側陋史公說揚爲舉文王世子云必取賢斂才焉或以事舉
或以言揚
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有一焉乃進其等可證此

經之
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官天下人能至於道則承用之○格則承

義
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官天下人能至於道則承用之○格則承

之庸之否則威之今文無徵○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則承
也
不必改假承同烝進也皆釋詩文詩傳庸用也言舉於官者來

則進用之廣雅釋詁否隔也易否彖上傳崔憬注否不通也經言
蔽賢則加之罰也
後漢紀魯不對策云古者貢士得其人者有慶

不得其人者有讓潛夫論考績篇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
載適謂之尙賢
三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

載則黜地三黜則爵土俱畢附下而罔上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
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以上言舉賢則讒嬖自遠
夏

紀自若不在時至此說爲君德誠施皆清矣徐廣注君一作禹曰
吾先謙案自舜言作吾亦通
讒嬖既遠賢才進用故曰皆清

吾先謙案自舜言作吾亦通讒嬖既遠賢才進用故曰皆清禹曰

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

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草木言所及廣遠○禹曰俞哉

帝今文與古文同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今文無微蒼生民也

僞傳以蒼生爲蒼蒼然生草木謬○禹曰俞哉帝者夏紀作禹曰

然帝俞然故訓字○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者釋言枕充也孫

炎作光光天之下猶充滿天之下與詩普天之下敷天之下義同

釋地齊有海隅呂覽有始篇高注隅崖也文選史岑出師頌云萬

蒼生更始李注蒼生黔首也史釋蒼生爲民是用今文尙書說萬

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

國取賢共爲帝臣帝舉是而用之使陳布其言明之皆以功大小

爲差以車服旌其能用之○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

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古文也○今文獻作儀共作具敷作傳一

作賦庶作試車一作與以一作有○萬邦黎獻者今文邦當爲國

可以例推釋詁黎取也獻作儀者漢孔宙碑黎儀以康堂邑令費

鳳碑黎儀瘁傷斥彭長田君碑安惠黎儀是今文尙書作黎儀如

民獻作民儀之比○共作具者張衡東京賦具惟帝臣薛綜注具

之言俱也李善注引經文作具潘岳藉田賦具惟帝臣潘尼贈陸

機詩具惟近臣皆本今文○惟帝時舉者漢書敘傳時舉傳納聽

斷惟精李奇注時是也時舉與傳納連引是今文惟帝時舉之證

此與上惟並當爲維可以例推○敷作傳者漢書敘傳作傳納規

文紀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傳納以言成紀

鴻嘉二年詔曰古之選賢傳納以言明試以功師古注傳讀曰敷

敷陳也一作賦者潛夫論考績篇引夏書賦納以言左傳二十七

年傳趙衰引書同○庶作試者漢書成紀潛夫論考績篇並作明
試以功左傳趙衰引同又云君其試之疏云敷作賦庶作試師受
不同古字改易耳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云足利古本庶作試與
左傳合○車服以庸者孫云此謂舉賢與堯典考績不同車服者
謂車馬衣服庸卽用也車服以庸謂命爲士大傳云未命爲士車
不得有飛輪又或作不得朱軒注云飛輪如今窗車也軒輿也士
以朱飾之其文見文選注疑是此傳御覽六百三十七引韓詩傳
云古者必有命民有能敬長悌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然後敢
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車乘車者皆有罰是故其民雖有錢財
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卽無所用其錢財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不
爭貴強不凌弱眾不暴寡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敢犯也
說苑修文篇說同潛夫論浮侈篇古者必有命民然後乃得衣綈
綈而乘車馬皆說此經之義皮云攷工記輿人疏引殷傳未命爲
士者不得乘飾車外紀卷二成湯令未命之爲士者車不得朱軒
及有飛輪不得乘飾車駢馬衣文綈命然後得以順有德通志器
服略說同則文選注所引乃殷傳文非此經之傳也惟詩碩人都
人士疏周禮巾車疏禮王藻大學疏後漢王符傳注藝文類聚禮
書御覽引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民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
舉事力者命於其君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未有命者
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罰中有敬長好讓等語與下文誰敢不
讓敢不敬應相合塙是此經傳文王藻疏巾車疏明引唐傳更非
殷傳可比其稱唐傳不稱虞傳者或與堯典車服以庸傳同其前
數語與韓詩傳大同蓋韓詩傳亦卽引用此傳也續漢輿服志書
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夫禮服之興也所以報功章德尊仁尙賢

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順禮也潛夫論考績篇引書車服以庸
 車一作輿以一位鄉黨有序則民有所讓而不敢爭所以一之也書曰
 別朝廷有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此之謂也是今文一作輿服有庸
 舉服有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此之謂也是今文一作輿服有庸
 後漢左雄傳雄上疏曰與服有庸鹽鐵論大夫曰古者誰敢不讓
 宮室有度輿服有庸漢樊安碑庸以輿服皆與董子合誰敢不讓
 敢不敬應上推賢是用則下皆敬應上命而讓善○誰敢不讓敢不
 讓敢不敬應者春秋繁露制度篇引如此敢一作能下多誰字○誰敢不
 潛夫論考績篇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嚴其實則庸誰能不讓而陳
 言者不得誣矣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而陳
 能不敬應此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皆今文異字孫云據
 王符說則讓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
 為推賢尚善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日進於無功以賢愚並位優
 劣共流故○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今文與古文同○帝不時敷
 同日奏罔功者夏紀帝即不時布同善惡則無功孫讀帝不時敷
 句同日奏罔功句云敷分也奏進也罔無也帝不以是分則善惡
 同日進用則無功狀謂議說之人與黎獻同日進用無治績也先
 謙案史公以敷為布布亦徧也言旌賢宜徧蔽賢宜懲萬邦皆為
 帝臣若不以為是時屬否威善善惡惡之法布同於天下雖日進人
 而用亦無功效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丹朱
 敷同日奏罔功句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
 朱傲惟慢遊是好古文也今文上有帝曰字無傲作毋敖古文敖
 一作真惟作維○帝曰母若丹朱敖者夏紀如此漢書楚元王傳

劉向奏云臣聞帝舜戒伯禹母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母若殷王
紂論衡譴告篇舜戒禹曰母若丹朱敖周公勅成王曰母若殷王
紂又問孔篇尙書曰母若丹朱敖惟慢遊是好謂帝舜勅禹母子
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勸戒之禹曰子娶若
時辛王癸甲開呱呱而泣子弗子陳己行事以往推來以見卜隱
效己不敢私不肖子也段云後漢梁冀傳汝南袁著詣闕上書曰
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渾融其詞曰
舜禹相戒蓋因古文尙書文異故更之丹朱見堯典胤子朱下傲
本當爲敖衛包改傲管子宙合篇若敖之在堯也房注敖堯子丹
朱慢而不恭故曰敖引書無若丹朱敖知天寶以前本不作傲也
古文一作冢者說文冢下云嬖也虞書曰若丹朱冢讀若敖段云
此壁中故書先謙案釋文傲又作冢則非壁書也丹朱冢讀若敖因以
敖著稱故管子書不言朱直名曰敖敖又爲冢論語稱冢豈舟是
也○惟作維者夏紀云維慢遊是好今文惟多作維孫云釋詁伊
維也維爲綱維惟爲思惟
俱假借字說文慢情也
傲虐是作罔晝夜頷頷
惡無休息○傲虐是作今文無微罔晝夜頷頷古文也今文作鄂
鄂○傲虐是作者夏紀無文釋文傲五羔反段云說文敖出游也
僞傳云傲戲則字本作敖可知衛包改傲○今文頷頷作鄂鄂者
潛夫論斷訟篇晝夜鄂慢游是好是今文作鄂鄂頷頷即鄂字頷
鄂雙聲通用釋名釋形體頷鄂也有垠鄂也故幽州人謂之鄂漢
書霍光傳羣臣皆驚鄂失色顏注凡言鄂者皆謂阻礙不依順也
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注鄂鄂辨厲也出言
不順人爲鄂鄂行事不順人亦爲鄂鄂晝作夜息人道之常今不

分晝夜無有休息是於天時人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朋
事皆阻礙不順故曰鄂鄂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朋
也丹朱習於無水陸地行舟言無度羣淫淫於家妻妾亂用是絕
其世不得嗣○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今文與古文同朋
一作風古文一作壩○罔水行舟者夏紀作母水行舟朱假遊是
好無水而行舟書疏引鄭云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
居舟中額頷使人推行之孫云禹水行乘舟治洪水也今水已治
釋罔水也猶居舟中是舟行以爲戲也額頷使人推行之者水淺
舟滯使人推舉行之所謂慢游也或以爲陸地行舟非○朋淫于
家者夏紀如此朋一作風者後漢樂成靖王黨傳安帝詔曰風淫
于家孫云朋讀爲風放也風放聲又相近書疏引鄭云朋淫淫門
內楚詞王逸注淫遊也詩傳朋比也丹朱朋比不應斥言於朝古文一
慢遊也或以淫爲姪亂非丹朱隱惡弄不應斥言於朝古文一作
壩者說文壩下云喪葬下土也从土朋聲春秋傳曰朝而壩禮謂
之封周官謂之窆虞書曰壩淫于家亦如是○壩壩壩壩壩壩壩
壁中故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易壩爲朋此古書假借與假但恒
爲桓桓假莫爲蔑假致爲好一例闕若璩謂壩淫爲居喪犯姪壩
乃下棺之名此時斷無犯姪者果爾則于野非于家矣況說文引
春秋傳之壩本義也故先引而用封窆申明之虞書之壩借義也
故列於後而言亦如是謂義不同而字亦如是作也○用殄厥世
者夏紀作用絕其世殄絕厥其故訓字周語韋注父子相繼曰世
案丹朱之死書無明文據論語夏禮舟不得其死然則朱非善終
舜亦不能爲之諱也若以不能繼位爲殄世舜方將禪禹豈肯爲

是言 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王癸甲創懲也塗山國名懲丹朱之惡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

治水不以私害公○子創若時娶于塗山辛王癸甲古文也今文

娶于作子娶上多禹曰二字塗一作龠○子創若時者夏紀作子

不能順是孫云說文創傷也若順也時是也言子以順是為傷故

不順之孟子趙岐注順愛也義亦同先謙案是者指上文丹朱所

為舜以其殄世為懲戒故言不能順愛是也○禹曰子娶塗山辛

王癸甲者夏紀作禹曰子辛王娶塗山癸甲生啟索隱云蓋今文

尚書脫漏太史公取以為言亦不稽其本意豈有辛王娶妻經二

日生子不經之甚陳云史記子辛王娶塗山癸甲生啟子不子當

為子娶塗山辛王癸甲生啟子不子娶妻至于甲四日復往治水知

啟子不子句集解引偽傳云辛日娶妻至于甲四日復往治水知
裴所見史記作子娶塗山辛王癸甲正義亦云禹辛日至甲四日
往理水是張據史記本與裴同先謙案書疏引鄭云登用之年始
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為帝治水以辛為娶日三宿歷王癸甲日也
呂覽云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
江淮之俗以辛王癸甲為嫁娶日也楚詞天問王逸注禹以辛酉
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啟也吳越春秋云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婚取
辛王癸甲諸說皆同塗一作龠者說文龠下云會稽山也一曰九
江當龠也民以辛王癸甲之日嫁娶虞書曰子娶龠山此尚書作
子娶塗山之塙證許前說本左哀七年傳文禹會諸侯之所也一
日以下則此經之塗山呂覽音初篇禹行功見塗山之女高誘注
塗山在九邇近當塗也漢書地理志九江當塗縣應劭注禹所娶
塗山氏國也有禹虛今安徽鳳陽府懷遠縣是論衡問孔篇禹曰

子娶若時辛王癸甲子娶若時乃子娶塗山之誤文啟呱呱而泣子弗子惟荒度
土功啟禹子也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啟泣聲不暇子名之以大治
今文無而字弗作不啟一作開啟呱呱而泣子弗子惟荒度土功古文也
生啟子不子消約其文今文作啟啟呱呱而泣子弗子者夏紀作
聲白虎通姓名篇人生所以泣何一幹而分得氣異息故泣重離
母之義也尚書曰啟呱呱泣列女傳頌辛王癸甲禹往敷土啟呱
呱泣母獨論序吳越春秋云禹行十月女嬌生子啟啟生不見父
晝夜呱呱啼泣皆無而字啟一作開者論衡作開今文啟多為開
弗作不者夏紀如此釋文子鄭將吏反是讀子為字禮記易直
子諒鄭注子讀為不子之子列子楊朱篇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
門不入弗皆作不子讀為字疑今文亦然江云禹因帝引丹朱以
相戒故言不子其子荒度是勤述往事以推來明不敢效丹朱也
論衡說弗子之意云己不敢私不肖子釋文子鄭將吏反是讀子為字禮記易直
功者夏紀云以故能成水土功孫云廣雅釋詁度就也荒度土
列子作惟荒土功以詩傳荒大也詩般武疏引鄭云荒奄荒度土
也奄大九州四海之土釋詁奄大也土功謂分土之功荒度土
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五服侯甸綏要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
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
師今文與古文同古文弼作邸○弼成五服者夏紀作輔成五服
弼輔故訓字言以敷土輔成之論衡語增篇經曰弼成五服五服
五采之服也服五采畫日月星辰段云此今文說與上下文不貫

可怪之甚皮云不知下文之解若何若以五服爲天子諸侯次國大夫士五章之服如後世所云冠帶之國義亦可通古文弼一作邸者說文邸下云輔信也从口比聲虞書曰邸成五服段云輔信詩殷武鄭箋引仍作弼成五服孫云職方氏鄭注服服事天子也詩云侯服于周周語韋注服服其職業也五服禹貢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至于五千者夏紀作至于五千里王制疏引異義云今尙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文尙書說五服方五千里相距萬里釋文引馬云面五千里爲方萬里詩殷武疏疏王制疏引鄭云五服已五千又弼成爲萬里敷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于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萬里堯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衛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荒服當鎮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爲三千里也孫云至于五千者甸服在千里內侯服二千里內綏服三千里內要服四千里內荒服五千里內史公說禹貢亦與今文同中國方五千里亦有萬國者五五二十五爲方千里者二十五除王圻千里則方千里者二十五也八州每州方千里者三依鄭

注建國之法差之一州方七十里之國二百方五十里之國四百
方三十里之國八百餘方百里者三十不在數內州共一千四百
國以二百國爲名山山川不封之地八州共九千六百國四百
在圻內適得爲萬國也鹽鐵論結和篇伯翳之始封秦地爲七十
里孟子亦云湯以七十里知虞夏封大不過七十里也知五千爲
方五千里者舜本紀云禹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
千里下云至于荒服異義說中國方五千里也史記說禹貢五服亦
爲五千里甸服千里侯綏要荒各五百里也史記說禹貢五服亦
同云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五
百里綏服綏服外五百里要服要服外五百里荒服故詩殷服外五
云司馬遷說以爲諸小數者皆是五百里之別名大界與堯不殊
案禹貢甸服之外有百里賦納總之屬是謂小數史公不爲正數
也鹽鐵論地廣篇古者天子之立於天下之中縣內方不過千里
諸侯列國不及不食之地禹貢至於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
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繇役不勞也說苑修文篇禹定九州各
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漢書賈捐之傳以三
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案三聖堯舜禹此西漢人說論衡別通
篇殷周之地極五千里荒服要服勤能牧之漢氏廊土牧萬里之
外俱同今文王制疏又引許慎謹案以漢地考之百里外至東海
衡山之陽至于朔方經略萬里從古尚書說鄭云廣輔五服而成
之至于面各五千里者鄭注禹貢云堯之五服服五百里耳禹平
水土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千里故一面而爲
差至于五千也云禹所受地記書者河圖括地象也職方氏疏曲
禮疏皆引括地象文與此同以崑崙山在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

神州者史記孟子傳引騶衍說云中國名曰神州赤縣神州內有九州禹之序九州也說文丘从北从一一地也中邦之居在昆侖東南是神州在崑崙東南釋詁神治也言神農至禹所治之地云禹弼五服之殘數之內故有萬里之界也云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云云者職方氏云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是周之九服爲方萬里其中方千里爲甸服是甸服當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是周之九服爲方萬里其中方千里爲甸服是甸服當王畿堯之五服甸侯綏要荒各五百里而其中方千里爲甸服是甸服當於面各五千里則亦爲方萬里而其中方千里爲甸服是甸服當周之王畿甸服之弼當周之侯服由是以推則侯服當周之甸服其弼當其男服綏服當其采服其弼當其衛服之下言又其外方五百里鄭言與周要服相當者大行人職其弼當其衛服之下言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注云要服蠻服也是周之蠻服亦爲要服也云是九州之內者大行人職云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藩國世一見於要服下特言九州之外明要服在九州之內也玉篇云三千五百里曰華夏據一面言之顧野王同鄭說也周禮蠻服之外爲夷鎮藩三服故鄭云要服之弼當其夷服荒服當鎮服其弼當藩服也周書立政云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旁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是周之幅員與禹弼成五服同故鄭從古尙書說爲廣輔至於萬里也皮云史記云今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侯綏要荒五服每服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之地方千里此外甸侯綏要荒五服每服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

里四面相距爲五千里加以天子之地千里方六千里賈逵馬融
說中國方六千里卽用史公之說此云彌成五服至于五千史公
云輔成五服至于五千里當不兼天子之國言之也白虎通爵篇帝王之德有
之說何如恐亦不兼天子者何以其俱命於天而王治五千里也御覽
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於天而王治五千里也御覽
引孫子云禹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亦今文家說今文家不以爲實
南子云禹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亦今文家說今文家不以爲實
有萬國故不以爲有萬里也○州十有二師者夏紀作州十二師
大傳云古之處師八家而爲鄰三鄰而爲朋三朋而爲里五里而
爲邑十邑而爲都十都而爲師州十有三萬二千家此蓋虞夏之數
朋由命士以上不朋鄭注州凡四十三萬二千家此蓋虞夏之數
也殷士比之廣雅所載各本云作十邑爲夏傳十邑爲夏傳十邑爲夏傳
王仲子孫所說見有各本云作十邑爲夏傳十邑爲夏傳十邑爲夏傳
以詩二語爲據引此以爲證在希覽二史家與之並作不益解以十邑爲
如詩二語爲據引此以爲證在希覽二史家與之並作不益解以十邑爲
八州當有九十六人大傳云其十都爲師則三萬六千家每州設師十二
周禮司徒之屬卿大夫注鄭司農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州長注
鄭司農云二千五百家爲州與此不同故知爲虞夏之數也釋文
書疏詩蓼蕭疏引鄭云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更方七十里七
七四十九得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十八州分而
各有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
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爲之師蓋百國一
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二千五百人爲師師長也計一
州方百里之國二百七十里之國四百五十里之國八百計一州

有一千四百國以二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
國入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舉王制之法準之八
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者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
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有畸至于圻內則子男而已九州州立
十二人爲諸侯之師以佐其牧外則五國立長使各守其職孫云
鄭謂要服之內爲九州州更方七十里者周之九服與禹輔成五
服相等故以周禮推之知要服之內有九州也要服去王城三千
五百里四面相距則爲方七千里矣方七千里者七以七乘七則
四十九故云七七四十九得方七千里者四十九云其一以爲畿內
者詩殷頌曰邦畿千里唐虞稱服夏或稱縣王制云天子之縣內
注云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云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
六者六八四十八故八分之各有六也云執王帛則九州之內諸
侯者大行人職九州之外謂之藩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贊
是九州之外諸侯不執王帛也云其制特置牧者王制鄭注凡長
皆因賢侯爲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蓋據堯典有十
二州又云咨十有二牧是州長曰牧也云以諸侯賢者爲之師者
師之言長爲諸侯之長以佐牧者也云百國一師者州千二百國
當設十二師也云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云云者鄭意以一州
有方千里者六封三等之國各以方千里者二計方千里爲百里
者百千里之方二則封方百里之國二百也計方百里者四十九
者百以封方七十里之國七十四九得方七百里者四十九兩之
則九十八是方百里者截長補短可封方七十里者二國猶餘方
十里者二也故方千里者二以封方七十里之國可四百有奇止
言四百者約舉其準數耳計方五十里者四當四百里之方一故

方千里者二可封方五十里之國八百也總此三等凡有一千四百國云以二百國為名山大川不封此據州十有二師則當千二百國故計以制云名山大澤不以盼此據州十有二師則當千二百國故計以二百國為名山大川不封之地也州有千二百國以八乘千則八千以八乘二百則千有六百故八州凡九千六百國計滿萬國之數當更益以四百國故云其餘四百國在圻內鄭志答趙商云公卿大夫有田祿者其四百國非采地為何是鄭以采地在四百國之數也王制疏引異義古春秋左氏說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唐虞之地萬里容百里地萬國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餘為天子閒田其說略與鄭同云百里者三封國七有奇者王制疏云所以百里三封國七者以百里之方一為公侯之國一又制疏云所以百里三封國七者以百里之方一為公侯之國一又百里之方一為伯七十里之國二又以百里之方一為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是有百里之方三封國七也言有奇者謂百里之方封七十里之國二有奇者以百里之方二為公侯之國二百有奇以此計之州有千里之方六以千里之方二為公侯之國二百有奇以此計之州有千里之方三為子男之國八百總為一千四百國也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以相統治以獎帝室○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今文與古文同古文薄一作敷○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者夏紀如此釋詁薄至也大傳云夏成五服外薄四海東海魚須魚日南海魚草珠璣大貝西海魚骨魚幹魚脊北海魚劍魚石出璆擊閭皮云據大傳則今文家說實有東西南北四海之名與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不同但其地不可考耳古文薄一作敷者詩蓼蕭鄭箋引此文釋文云諸本作外敷四海敷薄聲相近鄭云外則五國

立長使各守其職見鄭以要服之內有師有牧此立長當在四

海外也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卿獨言四海外者以曲禮云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

注云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爲之子子猶

牧也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九州五長各踣爲有功惟三

也○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古文也今文弗作不工作功

弗作不工作功者夏紀作各道有功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迪

作道故訓字釋詁迪作也詩傳卽就也禹言各邦皆勤作有功惟

有苗頑凶梗化弗克就功願帝以爲念勿因天下將平遂涉怠忽

也故帝此後類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言天下蹈行我德是汝

有征苗之事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治水之功有次序敢不

念乎○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古文也今文敘作序夏紀云帝曰道

念乎是以上文禹念爲請念其功謬○敘作序者夏紀云帝曰道

吾德乃女功序之也迪道朕吾乃汝故訓字敘作序今古文之異

孫云晉語韋注道達也時是也敘者釋詁與順轉訓言禹功順成

之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行其四方禹五服既成故皋陶敬

也施其法刑皆明白史因禹功重美之○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

刑惟明古文也今文敘作緒方作旁惟作維○皋陶旁祗厥敘者

續漢志劉昭注引丁孚漢儀夏勤策文云旁祗厥緒魏志注引袁

宏漢紀建安二十五年詔同旁方今古文之異釋詁祗敬也緒敘

序字同釋詁敘緒也詩閔予小子傳序緒也廣雅釋詁緒業也釋

詁緒事也詩閔宮續禹之緒箋云續禹之事夏紀說此文爲皋陶

於是敬禹之德禹之德卽其治水之事業見於行則爲事業被於民卽爲德也故史公以德言之旁之言普言無所不敬○旁施象刑維明者白虎通聖人篇皋陶聖人而能爲舜陳道朕言惠可底行又旁施象刑維明王應麟藝文志考引同新序節士篇書曰象刑旁施維明及禹不能楊子先知篇唐虞象刑維明夏后肉刑三千崔駰大理箴旁施作明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旁施四方維明皆用今文以明屬刑言解如前文明于五刑之明一說也夏紀云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舜德大明以明屬舜德言又一說也孫云史公說方施爲令民皆則禹云云者詩傳方則也是說方爲則說象刑爲不如言刑從之者言設此畫象以示民告以不從教則當加刑而民無犯者故云舜德大明也皮云今文作旁施方可謂則旁不可訓則荀子云世俗之爲說者以爲治古者無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履赭衣而不純是不然矣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履赭衣者哉然則象刑無肉刑乃古說相傳以爲象天道作刑乃荀卿論也先謙案旁施用也旁施象刑謂溥用象刑而民無犯者餘詳見堯典風俗通云皋陶謨虞始造律書疏引鄭云歸美于二臣大傳云昔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卽謂此也孫云皋陶以下虞史所述非舜言也史公說伯夷語帝前卽夔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擊此至庶尹允諧經文夔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擊舜廟堂之樂民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故以祖考來至明之○夔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今文與古文同夏擊一作拊隔格一作假○夔曰夏擊鳴球者夏紀云於是夔行樂則

曰不作言語解孫云夔曰至來儀爲虞史之言故史公說曰爲於是釋詁爰曰也洪範土爰稼穡史公爰作曰此曰當訓爰釋訓曰于也曹大家幽通賦爰于是也大司樂鄭注引此曰當訓爰釋訓曰則鄭以爲夔言與史公異夏擊鳴球者白虎通禮樂篇降神之樂在上何爲鬼神舉也故書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所以用鳴球搏拊何鬼神清虛貴靜賤鏗鏘也是今文作夏擊一作拊隔者漢書楊雄傳長楊賦云拊隔鳴球韋昭注拊搏也鳴球玉磬也古文隔爲擊段云古說皆謂夏擊爲拊敵拊即夏字揅謂揅敵也隔即擊字謂擊祝也韋云古文隔爲擊者謂今文尙書隔字古文尙書作擊也隔者擊之借字韋以隔爲擊者謂今文尙書隔不言今文尙書作拊爲夏者或當韋時今古文皆作拊或略之今韋定也禮明堂位拊搏玉磬拊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拊搏即書之搏拊玉磬即鳴球拊擊即夏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即琴瑟夏又作拊不同如拊稽鞞一字三形之比鄭注禮記云拊擊謂祝敵也古說不可易大傳云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以韋爲鼓謂之搏拊何以也君子有大聲不以鐘鼓竿瑟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其清也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此之謂也又云搏拊鼓振以秉琴瑟練絲微絃鳴者貴玉聲也又云拊革裝之以稊釋文引馬云夏稊也書疏大司樂疏引鄭云夏稊也夏擊鳴球三者皆總下樂稊夏此四器也鳴球即玉磬也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搏拊以爲禹之五祀則舜薦禹攝位之後以詠者謂歌詩也孫云大傳以爲禹之五祀則舜薦禹攝位之後

作樂於明堂也白虎通禮樂篇祝歌者終始之聲萬物之所生也
祝始也敵終也祝敵在堂下而合樂以爲終始之節故特先言夏
祝擊敵而堂上之聲應之也鳴球卽明堂位之玉磬亦先言之者
班鄭俱以爲玉聲清故以合堂上之樂商頌那亦以鼓管之聲依
我磬聲也搏拊卽明堂位之器亦名拊鼓亦名相大師大祭祀帥
誓登歌令奏擊拊注云謂拊形如鼓以韋爲之著之以藤樂記會
守拊鼓注云言眾皆待擊鼓乃作樂記又云治亂以相注云相卽
拊也拊搏擊在樂之先故大戴禮三本篇云縣一磬而尙拊搏史
記禮書作拊隔亦作搏屬搏拊在堂上亦先及之琴瑟卽大琴大
瑟中琴小瑟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記授瑟皆在工升西階之後
是瑟在堂上琴亦從之也以詠謂工歌大師大祭祀帥登歌郊
特牲歌者在堂上魏竹在下貴人聲也大傳說爲升歌清廟之樂升
歌者謂工升堂上歌詩清廟者明堂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
祀周公于太廟下云升歌清廟也云大琴練絃達越云云者說文
琴神農所作洞越練朱五絃周加二絃瑟庖犧所作絃樂也廣雅
釋樂云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絃曰宮商角徵羽通
典引楊雄清音云舜彈五絃之琴而天下化堯加二絃以合君臣
之思廣雅又云伏羲氏瑟長七尺二寸上有二十七絃呂覽古樂
篇瑟叟乃拌以五絃之瑟作以爲十五絃之瑟舜乃拌瑟叟之所
爲瑟益之八絃以爲二十三絃之瑟御覽引白虎通云大瑟謂之
漚長八尺一寸諸家說各不同練者華嚴經音義引珠叢云煮絲
令熟曰練越者韋昭注周禮云謂爲之孔也云以韋爲鼓者周禮
疏云白虎通引大傳云拊革著以藤今見白虎通禮樂篇引云拊
搏鼓振以秉多三字并下云云今本脫之也釋名搏拊也以韋盛

稷形如鼓以手拊拍之也蓋一手振秉一手拊拍之云不以鐘鼓
竿瑟之聲亂人聲者謂不以堂下之樂亂工歌也夏為櫟者廣雅
釋詁櫟擊也从木从手者誤櫟即籤也釋樂所以鼓敵謂之籤郭
注以木長一尺櫟之籤者其名云玉磬尊者郊特牲云擊玉磬諸
侯之借禮也是玉磬尊異也段云夏擊鳴球搏拊琴瑟皆謂器可
夏者謂之夏可擊者謂之擊可鳴之球謂之鳴球可搏拊者謂之
搏拊後人妄為異說則非矣皮云搏拊本可單稱拊拊拊拊拊拊
搏拊蓋搏拊其拊與鳴球句義同大傳引書與今本同又云以韋為
鼓謂之搏拊略大傳亦作搏拊不作拊革可知其謂拊革裝以櫟
者當以拊拊略大傳亦作搏拊不作拊革可知其謂拊革裝以櫟
傳云搏拊鼓振以秉者說文柄重文作棟史記天官書斗柄字作
斗秉此謂振其秉以鼓之耳白虎通引此經為降神之樂則當在
初獻之時禮祭統云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升歌是裸獻之
時降神之樂在上大傳以此為禹之祭祀大傳鄭注舜既使禹攝
天子之事於祭祀辟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為亞獻也大室明堂
中央室也則今文說此為禹攝位後祀明堂作樂之禮虞賓在位
為亞獻則來格以上為初獻降神明矣史記於帝拜往欽之下即
繼以天下於是皆宗禹云云是亦以為舜薦禹於天為嗣而作樂
與伏生合也○祖考來格者白虎通禮樂篇引經如此夏紀云鬼
神至格至故訓字一作假者大傳虞傳後漢肅宗紀建初七年詔
引書並作祖考來假蔡邕禮樂志云宗廟樂虞書所謂琴瑟以詠
祖考來假東觀漢記引同據蔡志則今文說為宗廟樂舜祭宗廟
乃使禹攝事而自居賓客之位者二帝官天下禘郊祖宗不必皆
其祖考則其祭祖考亦可使人攝事不以神不歆非類為疑也大

傳云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於時百執
事咸昭然乃知王世不絕燭然必有繼祖守宗廟之君鄭注舜承
堯猶子承父雖已改正易樂猶祭天於唐郊以丹朱爲尸至十三
年天下昭然知之然後爲之故稱王也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知其
以丹朱爲王者後使祭其郊也孫星衍云疑丹朱爲顓頊尸也其
天尸及帝嚳堯尸無文可知案孫說據祭法有虞氏祖顓頊故疑
丹朱爲顓頊尸然據鄭注大傳以室爲明堂明堂與郊不得爲
一未知舜時明堂以何人爲尸也書疏引馬云此是舜除瞽叟之
喪祭宗廟之樂孫云馬以經文稱考是爲瞽叟已卒之稱王制疏
引禮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故馬以爲舜親廟之
祭大司樂疏引鄭云祖考來格者謂祖考之神來至也孫云大司
樂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九變則人鬼可得而虞賓在位羣后德
禮矣古文以感神及致鳳皇舞百獸爲樂之效虞賓在位羣后德
讓丹朱爲王者後故稱賓言與諸侯助祭班爵同推先有德○虞
說○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今文與古文同篇尚書曰虞賓在位不臣丹
朱也大傳云職橋維十有四祀鐘石笙管變聲樂未罷疾風發
屋天大雷雨帝沈首而笑曰明哉非一人之天下也乃見于鐘石
帝乃雍而歌者重篇招爲賓客而雍爲主人始奏肆夏納以孝成
還歸二年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維十有
五祀祀者貳尸舜爲賓客而禹爲主人樂正進贊曰尙考大室之
義唐爲虞賓至今衍於四海成禹之變垂於萬世之後鄭注舜既
使禹攝天子之事於祭祀遊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爲亞獻也尙

考猶言往時也太室明堂中央室也義當爲儀儀禮儀也謂祭太
室之禮堯爲舜賓也孫云漢書禮樂志九疑賓夔龍舞如淳注言
以舜爲賓客也夔典樂龍管納言皆隨舜而來舞以樂神史記以
此經爲舜薦禹于天與馬說舜除瞽叟之喪祭宗廟云云異也皮
云漢書王莽傳莽乃策命孺子曰永爲新室賓又曰漢後定安公
劉嬰位爲賓蓋用今文尙書之義莽自比如禹之代舜以孺子此
舜非比丹朱也後漢獻帝紀贊曰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
永作虞賓蓋蔚宗沿謝承華嶠舊文猶用今文家說以獻帝禪魏
比舜禪禹故比獻帝於虞賓若依古文說以虞賓爲丹朱范氏假
不於倫矣據大傳則舜受禪十三祀猶以丹朱爲尸後乃以丹朱
爲王者後至十四祀帝曰明哉非一人之天下已有禪禹之意十
五祀卽自處賓位是舜在位五十載以一位自處者實無幾時足
見聖人公天下之心矣先謙案以虞賓在位爲舜在賓位此歐陽
說白虎通以虞賓在位爲丹朱在賓位班用夏侯說也光武封禪
刻石文云漢賓二王之後在位用虞賓在位之義以爲丹朱亦用
夏侯說也大司樂疏引鄭云虞賓在位者謂舜以爲賓卽二王後
丹朱也據上文用殄厥世是禪禹時丹朱已死歐陽說長孫云郊
特牲云王者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史記堯本紀
云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不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
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詩振鷺疏引鄭駁異義云言所
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
正朔服色此之謂通天三統是丹朱稱賓得郊天又以天子禮祭
其先舜存二王後更有高辛氏後當是帝摯子孫封於唐者○羣
后德讓者夏紀作羣后相讓大傳云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

成孫云春秋繁露王道篇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諸侯
各以其職來祭貢土地所有先以入宗廟故羣后亦在焉德讓猶
言陟讓陟德聲近說文德升也大卜注陟之言得也讀如王德翟
人之德得登亦音之轉故公羊傳以得來爲登來此德讓依今文
義則是迎尸祭統君迎牲而不迎尸曾子問尸弁冕而出卿大夫
士皆讓之諸侯亦讓之大司樂疏引鄭云羣后德讓者謂諸侯助
祭者以德讓已上皆宗廟堂上之樂所感也孫云鄭以德爲讓之
美德魯語曹劌曰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韋昭注助祭受
政命也劉云德讓言下管鼗鼓合止祝敵堂下樂也上下合止樂
升降揖讓無失容也下管鼗鼓古文也今文鼗作鞀合止祝敵明
各自互見○下管鞀鼓者白虎通禮樂篇歌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
文同○下管鞀鼓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郊特牲曰歌者在堂
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郊特牲曰歌者在堂上舞在堂
季氏入佾舞於庭書曰下管鞀鼓笙鏞以間又云鞀者震之氣也
上通昂星以通王道故謂之鞀也管良音也大司樂疏引鄭云下
管鼗鼓以下謂舜廟堂下之樂故言下宋書樂志引月令章句云
人氣也鄭司農云下管吹管者在堂下宋書樂志引月令章句云
管形長尺圓寸有六孔無底風俗通聲音篇禮樂記云管秦竹長
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物貫地而芽故謂之管尚書大傳曰舜
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琯昔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
祠下得笙白玉琯知古以玉爲管後乃易之以竹耳夫以玉作音
故神人和鳳凰儀也王制疏引漢禮樂器制度云鞀如小鼓長柄
旁有耳搖之使自擊釋名云鞀導也所以導作樂也鞀發鞀一名
異字孫云鼓者古以瓦爲質箒師土鼓杜子春注云土鼓以瓦爲

匡以革爲面考工記韞人爲皋陶陶亦瓦器之名周語單穆公說
八音有瓦無土下云節之鼓是以鼓兼革土二音也經文有八音
無損恐有疑其缺土音者故及之皮云樂節先升歌次或笙或管
次間次合樂著於儀禮孔子間居云下管象武弁素積褐而舞大夏
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褐而舞大夏
則舞在下管之後故白虎通引下管韜鼓爲舞時所用韜所以進
舞大射儀鼓倚于頌磬西紘備舞勺設之是也樂記聖人作爲執
鼓柷楬埙篪箎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
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論語樂則韶舞韓詩外傳韶用
干戚詩簡兮左手執籥右手秉翟鄭箋云籥舞是知下管卽有舞
合白虎通舞者在言之下言之是今文說以爲舞也○合止祝致者風
俗通聲音篇云祝謹案禮樂記祝漆桶方畫木方三尺五寸高尺
五寸中有椎止用祝之音爲節書曰合止祝致笙簫以間詩有瞽
疏引鄭云合止祝致者合樂用祝致祝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襟之
節樂合之者投椎於其中而撞之致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襟之
所以止樂書疏引漢初以來學者相傳皆云樂之初擊祝以作之
樂之將末夏致以止之故謂之合祝致之狀笙簫以間鳥獸踴踴
諸家說同惟釋名與鄭注相反蓋劉熙誤也**笙簫以間鳥獸踴踴**
簫大鐘間迭也吹笙擊鐘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踴踴然○笙簫以
間今文與古文同鳥獸踴踴古文也今文作鳥獸踴踴古文一作
踴踴○笙簫以間者白虎通禮樂篇風俗通聲音篇引同段云
簫本作肅大司樂注引虞書笙肅以間疏引鄭注云笙肅以間者
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笙也西方之
樂謂之肅肅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

以問者堂上堂下間代而作今俗人妄改庸爲鑄致不可讀
注頌或作庸庸功也疏云注頌或作庸尚書云笙庸以間孔以庸
爲大鐘鄭云庸卽大射儀之頌一也又大射儀頌磬注云言成功
曰頌古文頌爲庸疏云尚書笙庸以間庸亦功也亦有成功之義
據此諸條鄭孔古文皆作庸惟訓不同耳偶孔訓笙庸爲二器蓋
以庸爲鑄之段借字鄭訓以大射儀之笙頌庸古通用尚書笙
庸兼作階之笙磬笙鐘西階之頌磬頌鐘言之自衛包依附孔訓
改爲鑄字陳鄂等又依衛包改竄釋文鄭注遂無可附麗淺學者
校大司樂注疏遂併改庸爲鑄矣爾雅大鐘謂之鑄郭注書曰笙
鑄以間案書疏云李巡曰大鐘音聲大鑄大也孫炎曰鑄深長之
聲據此二家注知爾雅本作庸尙是金旁則但爲器名無庸別解
李云庸大也孫云庸深長之聲俗間尙書旣改庸爲鑄乃併疏盡
改之其爾雅作鑄亦非善本也孫云釋詁問代也謂如樂記鐘磬
竿瑟以和之鄉飲酒義工人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
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釋樂大鐘謂之鑄郭注亦名
鑄眠瞭掌凡樂事播鼓擊頌磬笙磬鄭以笙爲東方之樂庸爲西
方之樂皆樂縣也大射禮云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
笙鐘其南鑄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鼗在其東南鼓注笙
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是以東方鐘磬謂之笙皆屬而縣之
大射禮又云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鑄皆南陳一建鼓
在其南東鼓朔鼗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篤在建鼓之
間鼗倚于頌磬西絃注言成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是以
西方磬鐘謂之庸古文頌爲庸義與此同鄭以經言笙庸而東西
階樂器畢舉兼有磬鑄諸器縣也宮縣之制大傳云六律者何黃

鐘蕤賓無射大簇夷則姑洗是也故天子左五鐘右五鐘皆應注六律天子將
出則撞黃鐘右五鐘皆應入則撞蕤賓左五鐘皆應注六律天子將
六呂爲陰凡律呂十二名一鐘天子宮縣黃鐘蕤賓在南北其餘
則在東面又云黃鐘在陽陽氣動西五鐘在陰陰氣靜將出故
以動告靜靜者皆和也蕤賓在陰東五鐘在陽陽入故靜告動動
則亦皆和之也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注樂縣謂鐘磬之屬縣
于筍簾者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經又云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
肆注鐘磬者編縣之二十八枚而在一虞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
謂之肆西縣鐘東縣磬此樂縣之大概見於經者○鳥獸鶴鳴者
說苑辨物篇君子辟神也觀彼威儀游燕幽閒有似鳳也書曰鳥
獸鶴鳴鳳凰來儀大傳云舟張辟雍鶴鳴相從八風回同鳳皇皆
嗜禮緯含文嘉云舜損己以安百姓致鳥獸鳴鳳皇來儀皆今
文作鶴鳴之證夏紀作鳥獸翔舞鳥以翔言獸以舞言大傳云雉
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又云維五祀定鐘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
變於前翔舞咸變並說經踰踰意也古文踰一作踰者大司樂注
引鄭云鳥獸踰踰者謂飛鳥走獸踰踰然而舞也仍用今文說說
文踰下云鳥獸來食聲也虞書曰鳥獸踰踰王篇引作食穀聲段
云此壁書作踰孔安國以今字讀之改爲踰也釋文引馬云鳥獸
筍簾也孫云考工記梓人爲筍簾天下之大獸五羴者羽者鱗者
以爲筍簾小蟲之屬以爲雕琢擊其所縣而由其族鳴明堂位夏
后之龍簾虞注云簾虞所以縣鐘磬也橫曰簾飾之以鱗屬植曰
虞飾之以羴屬羽屬簾以大版爲之謂之業說文業下云大版也
所以飾縣鐘鼓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象其鉏鋸相承也虞下云
鐘鼓之拊也飾爲猛獸从广異象其下足或作鑠篆文作虞是筍

一名業爲橫版虞爲樂縣之拊飾爲猛獸擊箛韶九成鳳皇來儀

之由其虞鳴故馬以爲鳥獸踰踰即此也箛韶九成鳳皇來儀

樂九奏而致鳳皇則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箛韶九成鳳皇來儀

儀今文與古文同韶一作招○箛韶九成者夏紀如此論衡講瑞

篇公羊襄十四年傳注離騷王逸注引書同白虎通禮樂篇箛韶

者舜能繼堯之道也段云左襄二十九傳季札見舞韶箛者說者

云韶箛卽箛韶說文韶下云虞舜樂也書曰箛韶九成鳳皇來儀

箛下云以竿擊人也從竹削聲虞舜樂曰箛韶案箛卽韶箛猶

拊搏卽搏拊箛卽箛韶決非以竿擊人之謂乃箛之假借字也說文音

部引書作箛竹部引左傳作箛古經傳異字顯然不必改書從左

困學紀聞謂古文作箛此宋次道家之古文不足信也決矣宋

均注樂說云箛之言肅舜時民樂其肅敬而紹堯道故謂之箛韶

或云韶舜樂名舞舜樂者其秉箛乎今古文皆作箛韶宋說當可
信皮云風俗通聲音篇箛謹案尚書舜作箛韶九成鳳皇來儀爲
形參差象鳳之翼十管長一尺其說箛韶以箛爲主鳳皇來儀爲
儀象鳳皇之形與馬注以鳥獸爲箛虞相相似蓋古文說案樂記鄭
注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韶一作招者舜紀作招見
說苑修文篇同大傳云乃淳然招樂興於大鹿之野又云招爲賓
客而雍爲主人漢禮樂志云舜作招呂覽古樂篇帝嘗歌九招六
列六英帝舜乃令賢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昭帝德是今文韶一作
招之證書疏及公羊哀十四年疏引鄭云樂簡作謂之成成猶終
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案韶樂九成故謂之九招大司樂作九磬
○鳳皇來儀者夏紀如此論衡講瑞篇說苑辨物篇公羊襄十四

年傳注漢書宣紀元康元年詔引同舜紀云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史公意謂此太室之祭是薦禹於天禹爲主人故云禹作九招也說苑修文篇與舜紀同論衡講瑞篇引大傳云鳳皇在列樹不言羣鳥從也齊世篇云無嘉瑞之應若叶和萬國鳳皇來儀之類又曰有虞氏之鳳皇宣帝以五致之矣書緯帝命驗云舜受終鳳皇來儀又曰舜舞終而絃鳳來考靈耀云明王之制鳳皇下之中候云帝軒提象鸞鳳來儀雒書靈臺云正月上日舜受終鳳皇來儀樂緯云是以清和上升天下樂其風俗鳳皇來儀百獸率舞後漢書章帝詔云獲來儀之祝在雄疏云故能降來儀之瑞田羽薦法眞疏云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皆今文說以鳳皇爲瑞應之證公羊哀十四年傳疏引鄭云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者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故致得鳳皇來儀雄曰鳳雌曰皇來儀止巢而乘匹孫云釋詁儀匹也釋鳥鸛鳳其雌皇列子黃帝篇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鳳皇來儀簫韶九成此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以聲致禽獸者也其義最古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以禮治成以樂所以長信皆和諧言神人治始於任賢立政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今文與古文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者大司樂鄭注引作夔又曰知古文本有此二夔曰蒙上文故曰又也今文無者夏紀無孫云史公無夔曰八字者以禹伯夷皋陶相與焉帝前時本無夔此文已見堯典不應重出也皮云漢書宣紀獲嘉瑞詔曰書不云虞鳳皇來儀庶尹允諧後漢明帝紀詔引書曰鳳皇來儀百獸率舞皆無夔曰八字明今文本無左莊二十二年

傳疏引服虔曰虞舜祖考來格鳳皇來儀百獸率舞引經文三句
連文亦無變曰八字。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者夏紀作百獸率舞
百官信諧孫云庶眾故為百廣雅釋詁尹官也釋詁允信也率循
也說文循下云行順也率舞猶云順舞大司樂云大合樂以致鬼
神祇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悅遠人以作動物大司樂
疏公羊哀四年傳疏引鄭云夔說舜云聲有大小子擊大石磬拊
小石磬則感百獸相率而舞百獸服不氏所養者謂音聲之道與
政通焉庶眾也尹正也允信也言樂之所感使眾正之官得其諧
和孫云磬有大小以經言二石知之釋器大磬謂之舊郭注舊形
似犂鎚以玉石為之周禮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注猛獸虎
豹熊羆之屬鄭以舜作樂廟堂不應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
有野獸率舞故以為服不氏之獸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
惟幾以臨民惟允諧之政故作歌以戒安不忘危勅正也奉正天命
惟幾古文也今文勅作陟。帝庸作歌者夏紀云帝用以作歌以
故訓代經段云句絕目下文。今文勅作陟者夏紀作曰陟天之
命惟時惟幾江云帝位天命所在也陟帝位則膺受天命是為陟
天之命孫云釋詁假陟陞也陟假同義謂薦禹於天而告之經文
作勅釋詁勅勤勞也勞勤也廣雅釋言勂謹也樂書太史公曰余
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勂惟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釋詁
惟思時是幾危也說文幾微也殆也以幾為危以康為安安即下
庶事康哉之義皮云史公謂君臣相勂者勂猶戒也指帝用作歌
及皋陶揚言皆君臣相戒之意或以為兼用古乃歌曰股肱喜哉
文非書疏引鄭云戒臣孫云臣謂禹皋陶之屬乃歌曰股肱喜哉

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起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

起哉百工熙哉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夏紀如此漢書魏相

丙吉傳贊云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王

褒四子講德論云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

後漢陳蕃傳蕃疏云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

也皆用今文釋詁喜康樂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

也興起也熙興也工官也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古文也

以戒帝○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古文也今文颺作揚○

作揚者夏紀云皋陶拜手稽首揚言曰念哉皮云釋詁廣揚續也

此揚訓續承上帝曰言謂拜手稽首而續言也錢大昕云燕禮主

人賡觚於賓注賡送也續為揚禮檀弓杜賁洗而揚解注云燕禮揚

作賡案禮賓主獻酢畢乃有賡觚賡爵者則揚解之揚蓋取義於

續矣此揚訓續之證集解引鄭云使羣臣念帝之戒荀子大略篇

平衡曰拜下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憲法也天子率臣下為起治

衡曰稽首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

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屢省乃成欽

哉屢數也當數願省汝成功敬終以善無懈怠○屢省乃成欽哉

今文當與古文同○屢省乃成欽哉者夏紀無文漢書谷永傳

夙夜孳孳婁婁省無怠王莽傳張竦為陳崇草奏云婁省朝政顏注

並云婁古屢字楊雄揚州牧箴堯崇屢省中論貴驗篇帝舜屢省

皆本此經屢省字則今文蓋同段云屢疑衛包所改古本當止作

婁如唐石經式居婁驕婁豐年尚不誤可證孫云釋言婁亟也此

言百工之事信守常法乃廣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
而數察之乃不敗壞也乃廣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
哉廣續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故續歌先君後臣眾事乃
文與古文同○乃廣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今
云古續字許蓋謂此字會意非形聲也釋文廣加孟反劉皆行反
爾雅釋文亦云古孟反沈孫音庚羣經音辨云唐韻謂說文誤案
宋廣韻本於唐韻廣韻十二庚有廣字三燭無蓋仍孫恤之舊徐
鉉修說文云今俗作古行切正謂唐韻也攷詩大東西有長庚毛
傳庚續也書疏引作廣爾雅廣續也詩疏引作庚古庚更通用列
子云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
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皆以庚為更更有轉移相續二
訓相反而相成也廣之音訓亦同自爾雅至唐韻皆不合廣續為
一字夏紀以更代廣與列子合孫云晉語性利相更注更續也古
文載者孟子滕文公篇自葛載注一說言當作再字言續帝歌再
為歌也史公說載為為者釋詁載偽也偽為字通大宗伯鄭注載
為也書疏引鄭云載始大傳虞傳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元首君
庶事康哉者夏紀如此大傳虞傳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元首君
也股肱臣也漢書元紀詔引股肱二句司馬相如傳引元首二句
黃霸傳引股肱二句漢紀王閔上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以法
天地中論審大臣篇引元首三句孫云大戴禮諸志篇明孟也釋
詁孟勉也是明即勉也詩傳良善也康安也皮云大傳云明哉非
一人之天下也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叢脞細
此明哉義同

略君如此則臣懈情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歌以申戒○又歌曰元
首叢脞哉股肱情哉萬事墮哉今文與古文同○又歌曰者夏紀
誤作舜又歌曰不當爲舜歌且夏紀帝舜謂禹曰汝亦昌言之下四
帝拜曰此處不當爲舜歌且夏紀帝舜謂禹曰汝亦昌言之下四
帝曰皆作帝不應此獨作舜明係誤衍段說非○元首叢脞哉者
夏紀如此廣雅釋詁叢脞達也脞餘賦賦治事急遽無序則眾
務叢湊於前脞雙聲字釋文引馬云叢脞也脞小也書疏引鄭
云叢脞總聚小小之事以亂大政案說文無脞字叢下云聚也脞
下云目小也徐鉉注云案尙書元首叢脞哉叢脞猶細碎也今从
肉非是段云書脞字从肉自來古本如是豈得因說文無脞字妄
思易之其流弊至趙凡夫而最甚此小學之妖魔障礙名尊說文
而非所以尊說文經傳之字不見於許書者其說有三或意在別
裁或當年失檢或傳寫遺亡不得主一而廢二也○股肱情哉萬
事墮哉者夏紀如此說文情不敬也樂書股肱不良萬事墮壞卽
說此經文說文墮也**帝拜曰俞往欽哉**敬拜受其歌戒羣臣自今以往
作隆方言陸壞也**帝拜曰俞往欽哉**敬拜受其職事哉○帝拜曰俞往
欽哉今文與古文同僞傳訓往爲自今以往謬○今文同者夏紀
作帝拜曰然往欽哉俞然故訓字下云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
數聲樂爲山川神主帝舜薦禹於天爲嗣十七年而帝舜崩集解
引劉熙曰若此則舜格于文祖三年之後攝禹使得祭祀與案據
此往欽哉指命禹攝位言與上文祖三年之後攝禹使得祭祀與案據
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注土揖推手小
下之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又司士孤卿
特揖說文引楊雄說拜從兩手下是君於臣亦拜也